





華嚴法師古庭學公塔銘

洪武三年化

宋

瀛



吳郡有高行浮屠曰古庭學師傳華嚴之教於寶覺法師簡公  
 凡清涼大疏鈔及圓覺楞嚴起信諸部皆能融會甚深微妙之  
 旨遐邇嗜學之子歛衽邈瞻不啻鄉雲德星以獲一見為快師  
 因造十玄門賦以示圓中大旨叢林傳誦以為能發越賢首諸  
 祖之意他師好為立異有以應觀法界性為十界差別事唯心  
 造為真如之理者師彈指曰真如生滅倒置錯亂一至於此耶  
 是可為大恩也其於匡衛宗乘唯恐穉穉之混黍苗周若甚嚴  
 然其植心平易不肯沉溺專家以殊戶異軌為高理之所在輒  
 翻然從之每升堂示眾曰吾宗法界還源非徒事於空言能於



禪定而獲證入者乃為有得耳既而又曰吾蚤通法華雖累入法華三昧然長水璿問道於琅琊覺又從靈光敏傳隨首教靈光天台之人也古人為法乃爾吾徒可專守一門乎君子美其至公無我一掃近代互相矛盾之陋故師見諸著述者咸有可觀師嘗與同學原澄以一乘同別之義更質疊難為法華問答若干篇復因主修法華期憾撰法華隨品贊三十篇辨正教門關鍵錄若干卷及詩文並行於世嗚呼有若師者其與不可傳者沒矣可使之弗耀於來裔乎宜其弟子處仁法慧圖之、堅也謹按九臯聲公啟宗佑公所造行業記師諱善學自號為古庭生儒家馬氏自幼離俗住大覺院學出世間法恍若青蓮花

超出於泥亭、淨植至治癸亥師年已十七矣始受度為大僧授華嚴諸師而窮其說久未有所入時寶覺講經曹溪師亟從之慧解濬發聞其演說勢若破竹然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寶覺善甄別人物絲毫不少貸獨譽公不置間勉其門人曰學上人可謂名實相副矣爾曹能如其隕吾宗庶幾其復振乎自是名稱勃然而興老師宿學亦推之為人望別傳教公在報恩遂聘之出典賓客久之游溪之光福偶乏首憾者古田滋公命師司之又久之無言宣公來繼報恩之席復延之於上座分筵說經聲采一時震動江南行宣政院請師開法嵐山薦福寺宣公欲攝受為弟子師笑曰吾得法於寶覺忍背之乎力拒不聽賦



曹溪水四章以見志越二年即棄去還東林隱居專修白謂  
同志曰吾始習晉水源華嚴懺法行之已久及觀天竺慈雲式  
淨土懺儀明白簡要五悔諸文皆出華嚴吾欲藉是以祈生安  
養耳掌教者尊師之道不容肥遁自逸強主陽山之大慈先聲  
所被非惟天人具欽而山川草木亦若動色相慶皇明龍興  
度事一新潯溪人戀嫖師為尤切聚黑白若干衆具疏幣襍以  
香華盛儀請師居之師亦將大弘賢首之教以續佛慧命雖當  
儉歲躬分衛以食衆會天復早院有觀世音銅像素著靈異郡  
二千石率僚屬迎致府解屬師如其法崇之大雨三日由是士  
民知禎祥所致施者接踵而集師方思有所建置院僧以官賦

違期當徙虔州有司知師專任講道欲與辨折之師曰吾為主僧  
法當坐敢累他人耶遂毅然請行或讓師為迂師曰宿業已定  
不可違也行抵池陽馬當山示疾而化時洪武庚戌四月二十  
日也春秋六十有四以某年月日建塔於某處藏焉師形貌尪  
瘠退然若不勝衣戒檢精嚴護持三唯恐有所染汚獨居屋  
漏法衣不離體三藏諸文未嘗釋手雖盍無斗儲處之裕如謙  
恭自牧豎子來見亦無惰容勤於誘掖有不領解者方便比喻  
至於反覆數四必俟其心悟始罷云嗚呼大覺如來設為度門  
雖萬別千差不過目机應化如大醫王隨病制方初非有所同  
異也其立異同者乃末流之弊耳唯我清涼大士一遵如來遺



教學無常師問律於澧公受南山行事於曇一傳涅槃起信論  
法界觀還源記於瓦官咨雜華於大誥習天台止觀法華維摩  
等疏於荆溪泰決南宗禪法於牛頭忠徃山欽如此之類復不  
一而足所以羣機盡攝萬理俱融卓然為一代人天之師今觀  
師升堂示衆之言蓋深有契於大士者也曾不得大行其志於  
時而夙因已不可逃矣哀哉瀛於諸宗之文頗嘗習讀每病台  
衡賢首二家不能相通欲和會而融貫之恨鮮有可言斯事者  
不知世上乃復有師乎於是發不及見之歎既序其事復綴  
之以銘曰

賢首之學襟華為尊建立六相條分十門固自以為瑣瑣而不  
可易至若天台性善性惡三觀三德之旨一念三十之文又曷  
嘗不引之而示人况修明之注釋乃止觀熏習次第亦不外之  
而立言念古昔之諸祖皆契經之由循初何心於矛盾唯欲鑿  
於羣昏或謂無斷伏勿齊而失修證之道乃後裔之紛紜卓哉  
學師所見離倫前別其末枝融通其本根談諸法之相即含性  
具之緣因庶幾森萬象於寸心合千江於一源觀會通於大府  
闢局隘之專門奈之何道未克施而遂遺於遐迤安養之生固  
知可以無憾但學子之止師譬獨渡河而失筏登陸而折轅企  
瞻弗及鬱悒難伸評羣行以成章命勒之翠珉

劉鳳吳釋傳云十二出家大覺寺十七得疾為僧從林屋清



公受華嚴於光福明年聞曹溪寶覺蘭公道行往依焉  
又云至正甲申貳寶覺師繼為報恩第一座此則誤以無言  
為寶覺矣

尹山崇福寺隆禪師塔銘

釋道衍

非常之人為非常之事為非常之事必非常之人此理之固然  
也夫佛聖人之教神變化利幽明天人之向仰龍神之拱翼求  
其法者多奮然不顧其形命非擬特雄偉非常之人其可能乎  
如薩埵之飼虎達王之代鴿藥王之焚身仙人之截體是也今  
隆禪師者詎非其倫也歟禪師諱永隆姑蘇施氏子在襁褓即  
不茹葷血惟佛法是慕年逾冠白父母求出家遂舍入尹山崇

福寺投禮天泉澤法師之孫永定祝髮為僧洪武甲子試經論  
祠部度牒受具戒師志力苦味澹耿與常人殊乙丑九月十  
五夜師聞空中天神報曰此寺成於梁之天監燬於元之丙申  
逮今三十年吾受佛囑衛此伽藍師能重建當陰相之師乃感  
天神之言遂化募眾檀刺指血書華嚴法華二大經以立願書  
時筆端出舍利燁然有光人罔不駭異信敬師哀資庀材先勦  
大雄殿再往三衢購大木過錢唐江颯風漂筏將入海舟之眾  
皆歎泣師曰吾之所為者非出於已天神來報故為尔吾以天  
神大權焉可妄而不陰相乎俄頃風轉迴筏抵江岸木商黃有  
亮異之與同友曰奇哉殿成當為造大佛像以報辛未八月殿



乃成二十五年壬申 朝廷度僧師引其徒赴 京師試經請  
給度牒時沙彌三千餘人其中多有不能記經欲冒請者於是  
上怒送錦衣衛皆罪為軍師慈愍無可救二月二十四日詣  
奉天門奏 聞欲焚身以求免 上之二十五日 勅內臣  
以武士嚴衛其龕至兩華臺師出龕望 闕拜辭入龕索筆書  
偈曰三十三年一幻身洞然性火見全真大明佛法興隆日永  
祝 皇圖億萬春又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師語內臣曰  
煩奏 上遇早以此香祈雨必驗須臾秉炬自焚烟燄凌空異  
香撲入群鶴飛翔於龕頂良久火餘斂舍利無算二十七日  
上以三千餘人悉宥罪給與度牒時大旱 上召僧錄司官迎

師所遺之香到天禧寺率眾禱雨以三日為期至夜即降大雨  
上喜而謂羣臣曰此真永隆雨也於是 御製落魄僧詩以  
彰之四方之人聞之莫不感慕流涕而稱頌者是年秋八月其  
弟子時習函靈骨歸葬於尹山而塔焉永樂二年甲申春廬州  
童福宗居士以師行實一通來 京師請予銘其塔嗚呼凡血  
氣之屬以貪愛為本奚肯拔一毛以利於人乎今禪師者德感  
天神重建梵刹又能捨全體以救眾難豈非挺特雄偉非常之  
人也哉故行弗敢讓乃序以銘曰  
形生之徒貪愛為本巧其內施一毛焉肯孰肯舍身以濟厥眾  
大心上士始克勤勇吁嗟禪師天神佑翊重建寶坊繫誰之力



吁嗟禪師不昧月果如彼藥王如彼薩埵但知利生寧恤猛火  
奏聞於上，迺曰可吁嗟禪師積薪自焚羣鶴翔空煙燄成  
雲感動 聖主信非常人三千得度且泣且訴吁嗟禪師道高  
一世不斷不常無來無去函是靈骨塔藏于尹師之德風千古  
不泯

京都僧錄司左善世吳郡道衍撰 姑胥北禪講寺前住持沙  
門德完書 南陽滕用亨篆額

永樂二年歲次甲申夏四月佛誕日住山沙門師魯立石

隆菩薩

吳中故實記冠袖  
第七之第二人

楊循吉

永樂中欲杜釋源籍童行皆謫為邊士吳僧隆菩薩表求焚身

救之許焉積薪坐其上圍以刀戟擁燧未至口吐三昧火自焚  
肉盡而枯骸直立節，不墮謫者由是皆赦今吳中有焚身圖  
也

按隆菩薩事有

高皇帝御製詩及姚少師撰塔銘勒石尹

山寺中此云永樂中者誤也

隆菩薩

續吳先賢讚道術第二人

劉鳳

隆菩薩出家尹山寺洪武壬申疑四方避役竄為僧者聚集之  
金陵悉使隸尺籍時亢旱隆請自焚禱雨以代成者許之積薪  
雨花臺下劍戟擁隆登焉口自吐火既炎取香書四字燭中伸  
手授使者肉燼而體植立節，不墮雨隨而降 上喜曰此真



永隆雨製落魄僧詩美之

又吳釋傳

高皇帝時釋子多違越遂有不善意向之隆菩薩居尹山人咸異其愚智不測已預知上意詣官請焚身以衛法蒙許之積薪於市為高臺衆送之登菩薩焚香延祝已自發火從火中以香一片授中使進曰他時不雨請藝此以祈既而果旱以香禱雨有香氣達御所上曰此永隆雨也勅為營葬灑宸翰樹穿碑今崑然在寺中初嘗有構造衆勸之請迺未行逮期已及衆復促之曰材已在江中遇劫還訊水嘆之俄而材至則云劫忽驚星散去後行甚疾若有推擁之者既感靈異施遂雲集

詩題卷者僧皆兼善藻翰若報國惟翰五言古毗陵遂初七言離相離名大覺中勝執沙門談般若幻居膚略直得虛空暗點頭其餘曇後文憲九達廷班行誠大海詩雖未工亦一時佳流卧佛賢首講寺德馨為後記其餘不能載也

翦勝野聞內一條

徐禎鄉

洪武二十五年下度僧之令沙彌至者三千餘人中有冒請者帝怒悉命錦衣衛戮之吳僧永隆請焚身以救免帝允之勅中官以武士衛其龕至雨華臺出龕望闕拜辭入龕書偈一首又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中侍曰頌語陛下遇旱以此香祈雨必驗乃秉炬自焚骸骨不倒異香通入羣鶴舞於



龕頂香上乃省三千人誅時大旱上命以所遺香至天禧寺  
禱雨至夜雨大降上嘉曰此真永隆雨製落魄僧詩以美之  
永隆乃蘇州尹山寺僧也

永隆

永隆姑蘇施氏子刺指血書華嚴法華二經書時筆端出舍利  
燁然有光洪武二十五年大度僧衆四方沙彌給牒京師者三  
千餘人上試之經文多不習欲悉戮之永隆請焚身為諸僧請  
命許之至雨華臺望闕再拜入龕索楮書偈取辦香書風調雨  
順四字語內且曰煩為奏上遇旱以此祈雨秉炬自焚烟燄凌  
空異香撲人群鶴飛翔龕頂良久火餘斂舍利無筭於是上省

三千餘人臯悉度之他日大旱上召僧錄司官迎永隆香至天  
禧寺祈雨三日為期入夜大雨上曰永隆雨也為御製落魄僧  
詩

隆菩薩

載姑蘇志

隆菩薩姓施氏尹山寺僧也洪武壬申四方沙彌給牒京師  
者三千人悉籍為軍時方旱禱雨隆因乞焚身以代之至雨華  
臺望闕再拜取辦香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中使曰為我奏之已  
藝或進香火中舒臂接之既焚雨即大澍上喜曰此真永隆  
雨也製落魄僧詩以彰之

故僧錄司左善世存翁大法師塔銘

姚廣孝



存翁大法師諱弘道字竺隱號存翁蘇州府吳江之澄源里人  
姓沈氏父亨樂於田園母徐能守婦道忽有梵僧過其居環視  
水木清華之勝言此宅當出名僧後生師甫及晬見佛像即合  
掌能稱西方佛號父母異之母歿鞠於嫂氏十年就外傳讀書  
日記數千言見人誦法華等經歷耳便能成誦年十三其父以  
青鎮密印寺僧雲屋慈有行業遂命出家禮慈為師時我菴和  
尚主杭之芝雲慈輔和尚知山門事師忻慕之欲往從焉而義  
有所不可乃為詩言志致書於慈呈我菴喜曰此子異日  
必大吾宗也即給牒度為僧授法衣以表信十九薙髮進受滿  
分戒自此為學致靡懈往延山見原叟端禪師命典記書就

竟歸密印是年園竹生五竿擬因名其軒曰五竹軒藏修焉聞  
雷峯魯山文法師講授有規矩乃從其遊於是二法門指要  
鈔金錕光明觀經疏抄等書一聞其說罔不通貫魯山甚奇之  
會我菴由四明延慶遷主竺師往拜焉我菴見師喜動眉睫  
詢及芝雲時事師言慈之入寂我菴為之嗟悼而語師曰吾宗  
網格諸書汝曾讀耶師曰然部味教觀權實之旨汝曾聞耶師  
曰然我菴曰即文字而求之耶離文字而求之耶師曰不即不  
離我菴曰吾宗解行二途缺一不可觀子解心粗有所發苟非  
依解進行空言無施將何以造玄極也師曰願和尚陶鑄我菴  
曰且為我掌記待我休去歇去却為汝通箇消息未暮月上方大



請益值我菴危坐師請曰前日承和尚指教嘗於靜夜試以平  
日所聞返照已心圓具法界念、即空即假即中百界千如事  
理具足若明日以此心對一切塵境接一切人事未免掉散昏  
沉不能任運泯合不知過在何處我菴厲聲叱曰未在去師汗  
流浹背頓覺平日所聞所行一切疑礙處冰消瓦解生大歡喜  
遂禮拜我菴復記之曰吾祖靈山親承大蘇妙悟以此解行之  
道轉相授受至於今日子善護持他日教門灰寒火冷之際以  
此對揚明廷重光未運可也勿作最後斷佛種人由此師之所  
學始服齊革未幾我菴示寂去從絕宗繼法師於薦福日與大  
璞比丘大徹昱公輩研窮考覈益精而明圓覺雲外慶公延師

居座端表率多衆時重修教苑清規命師秉筆師乃斟酌古今  
時宜芟繁補缺無不中節老師碩宿咸稱羨焉秀之天巖耀公  
於車溪廣福退席請師自代遂拈香嗣我菴不忘法乳之恩也  
聖朝洪武初湖郡守知師有行學請主慈感居無何即退築  
室於澄源溪上扁曰無為舍造千手眼大悲菩薩像六時禮誦  
期生淨土為終焉之計會稽楊維禎廉夫為作大悲像記三年  
詔天下高行僧道問鬼神事師建議惟允抗之靈山兵後廢甚  
衆謂非師莫振其席於是諸山製疏力請乃起師與其徒淨珠志  
常春菴瓦礫荆榛募緣重建光明懺堂若干楹自元季世亂期  
懺行法殆將絕聞至是復行之郡之緇白咸嗟希有靈山懺席



至今歲修不絕師之力也先是嘗於五竹軒夢與大明照師同  
遊靈竺賦律詩一首既覺但記得後二句出經塵戶外德業至  
令存照公嘗住此山始悟所夢實符識也昔慈雲祖師嘗製疏  
勸人修期懺曰求三寶之真福感諸天之護持親書流傳靈山  
以為故事兵變失去既久逮師重建懺日忽有人持疏跪於師  
前言自餘燼中拾得此疏聞師重興懺法謹以致獻全室泐公  
等謂故物復還此乃懺法流通之兆也十年皇上有旨箋註楞  
伽等經師與全室具菴二公同註頒行天下 上御製竺隱說  
賜之十五年遷住上天竺有詔開設僧道衙門師領杭郡都綱  
明年起師為僧錄司左善世 勅命有曰朕昨勅見任僧官於

萬百千中求佛同心者汝為衆所推而至出萬百千之上是為  
希有特命為僧之第一掌教九年慈仁庶慎教門賴焉二十四  
年春師以年老告閑 上優許之其年七十七也遂退處長干  
方丈之西築小室修一行三昧明年秋八月夢觀仁公請師為  
後生學者講妙宗至三輩往生觀文忽示微疾頽其徒正謨等  
曰昔吾祖法智祖師嘗謂心境巨得故染可觀淨不礙緣生故  
想成相起惟色惟心故當處顯現吾所修念佛三昧以此為準  
則今夕世緣當謝焉能効悠之徒寫四句偈辭世耶第念山林  
耆朽之質欽受 聖恩殊厚不能報效萬一為可媿也汝走報  
夢觀南洲要與一見而去是夜五鼓南洲先至師語之曰子與



我有法門之義正謨寺未歷事吾身後幸策進之及夢觀至師念佛將去但為一開目以首點之泊然而逝二十五年九月三十日也師四坐道場凡所至處無不興修惟靈竺懺堂其功最鉅為都綱為都街僧錄三宗諸山有所依怙焉上之待師每以殊礼賜詩賜膳前古所未有師之所為愈久愈謹未嘗有毫髮忤上意師心寬平誨人不倦人雖有甚可怒者亦每善諭之略無愠色於是親王公侯大臣礼遇甚優師亦不以為榮至於庸人孺子頂禮者必煦嫗垂誘以勉其為善師平生所著詩文若干卷師之才思雅贍體製高古誠傑作也世之號能文者如楊廉夫朱潛溪輩見之莫不歛衽歎服此乃師觀佛之餘遊

戲翰墨爾師凡主修佛以事徵應巨著

孝慈皇后上昇岐陽

王李請師崇建佛事於靈谷更闡施斛食師開示鬼神感天燈數千炬照耀林表上為征南陣亡將士設廣薦法會大

駕親臨靈光燁々若虹霓然五色瑯雲冠於鍾山之頂上大悅師後入滅於長干夢觀治喪盡禮南洲亦預焉停龕五日儼如生容闍維烟燄所至拂人若蓮華香燼餘舍利無筭世壽七十有八僧臘五十有九所度弟子心裕法印等十人嗣法者行立淨珠等四十餘人登明受業者淨瑩志常廣儀等若干人師無恙時遣門人如肆建塔於天竺雙檜峯之麓曰靈隱塔至是正謨奉靈骨歸杭與湖山諸刹師德聚而定焉永樂十年秋八



月門人法印以南洲所述師之行狀請銘其塔余雖耄且病因  
念師平昔與余為忘年交多承誨益故弗拒按狀序而銘曰  
一念三千解行全大蘇妙悟百世傳部味教觀河幽玄我菴得  
旨疏且箋法師聯芳教彌權青鎮五竹兆已先天竺下上宜榮  
遷文藻蕭散成勝緣四眾仰德加敬虔左街政聲彌八挺廣薦  
說法天子前法才浩汗音清圓龍顏喜動驚四筵神燈下  
照光煜然福及鬼域資入天胡為一夕傾法船苦海莫濟泪連  
漣靈竈深密宰堵堅刻銘山河垂萬年

故天禧寺首座古澗清禪師塔銘

姚廣孝

夫佛出世攝化羣生一以大乘而度脫之然隨機應用方便多

門故有禪教律焉禪以明心教以講說律以持守此三者若天  
主三日闕一不可冀有大小勝劣之間哉自唐宋以來去佛逾  
遠為其徒者各宗其宗自相矛盾猶世之仇敵然亦可恠也能  
圓合互融會三為一而無滯著者不多見有其人焉今所見者  
惟古澗清禪師而已古澗諱珪清古澗其字也東昌之聊城人  
族祝氏母吳以元至順辛未十月八日巳時生師自幼失恃志  
求出家年十四母與兄送於邑之興國寺從深講主習學經書  
頗有解性十六造大都福源寺崇講主薙髮為僧尋於廣慈破  
衣和尚座下聽講梵網經心生受樂自此不啖葷血十八禮無  
智老師於正覺峯碧峰碩德於萬安精進習禪凡歷七稔二十



五見指空和尚於法雲師終展具和尚振威一唱暮尔有省和  
尚云叅堂去後詣大月載叅碧峰又拉道侶遊武朔二州過太  
原西八州渡黃河躋碎金巖陟石室子掛瓶錫於無依禪刹越  
四載二十八至河西沙陀里小中山往陝西開元清古潭會中  
結制安居次謁藍田天然禪德復叅長安東關古澗涂公還原  
涓公三十一偕明上人遊關東至陝府度夏三十三至嵩州天  
寧叅鏡壁忠公往少林禮初祖依松庭長老抵洛陽安國請居  
座端表率多衆三十五再過嵩州與涓隆二師於古菴和尚處  
安禪閱二寒暑忽覺身輕如葉數日而止 聖朝吳元丁未於  
洛陽安國定中見寶誌公左肩持錫行童侍立謂師曰汝往南

方去師答云答其住四旬後果符其語洪武改元領徒五人至  
唐州羅漢寺又拉道侶二十人至德安寶林依無念和尚冬季  
至四祖五祖又過龍門至三祖遇雪村聚公語言契合有偈為  
贈二年遊池州禮金地藏於九華山至荆溪一原和尚處請益  
過京口登甘露見斷雲徹公遂來京都天界於總統覺原禪師  
會中歸堂時楚石琦公以中及公白雲度公因朝覲亦寓天界  
得叅礼烏總統有偈贈曰走遍千山與萬山何曾踏著上頭關  
草鞋跟斷知端的方信龍河語不關既而介定光嚴首座抵姑  
蘇見萬峰樵李見天真錢唐見無像尋登徑山拜國一禪師塔  
其秋至四明渡海礼補陀觀音大士師發願云某得大事明白



後建八萬四千觀音宝塔明年登鄒峰禮阿育王舍利寶塔光  
現者三禮維衛佛於戒香禮彌勒佛於鶴林祀祖於雪竇又明  
年還杭受具戒於西湖昭慶戒壇五年復經車方見萬峰請為  
首座靜中見月輪湧出於前頓覺身心清涼無所住著七年回  
京請給度牒見西天善世禪師板的卷於鐘山居七佛菴者五  
載蔣山物光義公請師居前堂同玉峯寶師粧塑釋迦彌陀阿  
彌陀佛三大像三載畢工復往嵩山祀祖還天界齊僧十萬指  
十七年師與碧峰之徒寶證捐衣貲及募衆緣建碧峰寺及碧  
峰骨塔十八年天界設散蓮經齋會請師施食臨筵放光三道  
二十一年天界厄於回祿天禧夢觀和尚延師居前板作人天

眼目於是營大衆浴室一所秩解居西菴逾年後禮五臺文殊  
大士現攝身等光於是師發大願，文殊成佛會中為一弟子  
奉侍入滅後收取舍利作八萬四千文殊寶塔既而道經真定  
拜金銅大悲像於龍興施財飯一郡之僧師凡所至佛刹必捐  
金設供或殿塔頽圯者必助其營葺衣鉢之資一無所吝至於  
刊板印施法華金剛孔雀等經及談口施食像文觀音塔圖勸  
念佛圖累年不絕莫能數計師之財法二施等無有盡夜施鬼  
神食者餘四十年居天界時欽遇 聖朝設廣薦佛會請師每  
夜施食感天燈下燭祥光炬發靈應不可殫記師形儀魁梧戒  
檢精嚴至於參方謂善知識咨決大事不憚萬里重趼多人處



一人半人處靡不踏其闕以此見聞廣博解悟超卓故能會諸宗於不二法門融萬行於第一義諦與其自相矛盾者豈不霄壤之間哉於是名公鉅卿及士庶人等無不敬仰供養永樂九年九月初一日示寂於長干山中世壽八十一僧臘四十一荼毗後塔靈骨於南山之陽所度弟子若干人及化士女念佛持經者莫可勝筭上首弟子妙乘為人端謹嚴持戒律人多嚮信亦為天禧首座能繼師道今秋七月以師行實一通過余請銘其塔余與古澗交既舊故弗敢辭而銘曰

惟佛之法心之所宗無勝無劣非異非同云何後人罔究厥理各宗其宗交相訛毀間有智人圓合互融彼此兩忘惟古澗翁

胸次廓然律儀是守教數禪菴靡不參叩道林應夢超來南詢行業日進聲價日騰見解超卓形儀魁梧分座表率後昆楷模造像印經盡其誠信勝妙莊嚴傾素無吝施鬼神食餘四十年感驗匪一光明爛然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況求世間榮利榮名所以四眾敬仰屋止終於長干順世而已倬彼靈塔南岡之原勒銘樂石永矢弗諼永樂十年倉龍壬辰秋八月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兼監修國史吳郡姚廣孝謨

善信傳

釋明河

善信字無疑蘇州嘉定吳氏生也年二十九削染為僧不識一字唯事禪那入玄墓叅萬峰和尚忽有得謂衆曰我自出家以來



脇不至席今日始了當矣未幾示微疾索浴入龕畢於彈指間  
歛然火起自焚其身是蓋得道急於入滅者也或贊之以偈曰  
一念緣空萬境忘更無餘事可商量翻身永入火光定驚倒灵  
山老藥王出輪迴又入輪迴究竟何曾有去來昨夜冰河中發  
燄虛空燒作一堆灰

大祐

載姑蘇志

大祐字啟宗號蘧菴俗姓吳氏幼開悟聞誦楞嚴咒隨口成誦  
年十二出家寄心菴既壯為澤天泉司懺又之武林從及公參  
禪洪武間召與蔣山廣薦會遷郡之北禪歷僧錄司左右善  
世會內難棄歸寧隆永樂初起修釋書凡括大般若義六百卷  
及平生所著淨土指歸淨土真如禮文彌陀金剛二經直解天  
台授受圖法華撮要圖淨土解行二門圖行世

大祐

續吳先賢讚道術第五人

劉鳳

大祐姓吳氏幼開敏有契開經聲暢然悟一誦即得十二出家  
寄心菴既又為澤天泉司懺已之武林叅及公禪洪武間召預  
蔣山法會歸任北禪永樂初召修釋藏撮般若義六百卷及素  
所著淨土指歸等解彌陀金剛二經天台授受二門圖諸書有  
傳者

前僧錄司左善世啟宗佑法師塔銘

姚廣孝

永樂五年丁亥春正月二日法師示寂於京都天禧寺時



朝廷迎請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至京師聖天子大悅  
神人胥歡館於靈谷第一禪林於是會集天下禪講教僧三萬  
餘衆開建無遮大會普濟法界一切幽爽以報皇祖昊天罔  
極之恩殊為廣博綺嚴何異祇園佛會古今所未見師奈世緣  
已謝先入寂而弗獲預焉師昇龕闍毘之日執雪柳而送者萬  
僧士女之奉佛慕善者又數千人悲慟哀泣如佛入滅至於傳  
龕舉火之次綿雲若蓋覆於龕頂天花繽紛亂墜猶雪日暈虹  
彩交光炫燁良久不散須臾有六白鶴自東南來盤旋數匝徑  
西長往人皆異焉火後僧徒收師舍利殊夥至於灰土衆皆挾  
去亦得舍利者無算徒弟法成函師靈骨歸於姑蘇建塔於西

山受經之地件繫群行來請余銘余與師同郡自幼為友契義  
甚厚故弗敢讓焉師諱大佑字啟宗號蘧菴姓吳氏姑蘇吳縣  
人母性淑慎事佛至切師將誕母夢一僧入其室自稱闍那笈  
多覺而遂孕師三歲始學語聞其兄誦楞嚴咒即隨口誦之衆  
罔不驚異常見僧搭紅袈裟者問母曰何僧也母曰講主即應  
聲曰我做講主也年十二出家于寄心菴投嗣貴剃髮為僧受  
滿分戒凡內外經書一覽輒便道通大義始與古庭學師為友習  
隨首之學次從東臯聲公遊習天台教觀一日閱玉崗潤和尚  
四教儀集註至隨喜品注泣云一空一切空之說豁然有省自此  
天台一宗網格諸書若素習而貫通焉後於弘教天泉澤公會



中充熾司之職晝夜孜孜力學罔怠師見是時吳下諸師德多  
不事邊幅於戒檢有虧心靡悅服况教中人多滯於語言文字  
而局於一偏致人有入海算沙之譏也於是昔然遊於武林從  
愚菴及公於淨慈參究禪學深有所得師嘗欲嗣法及公謂  
之曰汝於台衡之學有夙契汝還歸講教為然師後出世甫里  
白蓮遂効北齊之龍樹辦香遥稟玉岡當日人言非是者相半  
師亦不恤也 國朝洪武四年辛亥以高僧 詔至京明年壬  
子與蔣山廣薦佛會十年丁巳陞住本府之北禪與眾講說心  
經金剛楞伽三經提挈要義開示學者一時同儕輩咸服而嘆  
曰善哉法師與前輩諸老大有徑庭矣檀施日湊集於自然建

大佛殿以容多士祝釐未幾師乃倦於人事退歸山中適嘉定  
圓通為邑之鉅刹舊以甲乙住持寺之耆宿現無隱者請師開  
山為十方講寺居無何復退還西山修念佛三昧晝夜六時寒  
暑不輟洪武二十五年壬申僧錄司缺官應 召至 京陞見  
皇祖大喜授以右善世二十九年丙子陞左善世師之為政簡  
當協於輿情公卿大臣無不崇重於是 欽賜金襴袈裟衣衾  
靴履鈔若干錠三十一年戊寅太祖賓天師知世變即棄官還  
姑蘇於穹隆山築室以遁今 聖天子登大寶位永樂三年夏  
應 召復赴 京館於天禧之西菴明年丙戌 詔師纂修釋  
書師摠括大般若六伯卷要義藁成忽遘微疾更衣辭眾面對



西方趺坐而逝世壽七十四僧臘六十二師平昔所著淨土指  
歸若干卷淨土真如禮文一卷彌陀金剛二經直解校勘天台  
授受祖圖法花撮要圖淨土解行二門圖悉板行於世手度徒  
弟法成等若干人嗣法弟子台之能仁住持慧徹杭之上天竺  
住持得完等若干人師性明朗慈裕嗜閑靜寡交合其識見議  
論高出行輩唯佛法是務不尚雜學况乎不局於一師不泥於  
一宗如師者當於古人中求之今人所未見也廣孝平生於  
淨土法門頗有所得每與師會於山中促膝而談不知日之云  
暮其喜無量也嗚呼師今已矣惋悵曷勝雖然師之生也豈真  
有所來耶師之滅也豈真有所去耶生本不生滅本不滅常寂

光中何往非在尚何言說之有哉故勉為之銘以昭於後銘曰  
聖教將興至人出兮聖教將湮至人歿兮教以乘運誰可必兮  
人以相時故間得兮佛道竒妙衆莫測兮偉乎法師誕且特兮  
以道為心配古德兮性樂靜恬惟著述兮淵才妙辨孰能敵兮  
圓融敷暢弗泥迹兮篇章貫珠光斯熠兮啟迪後學開茅塞兮  
兩主名利聲洋溢兮 詔至即起奉 明辟兮對揚於庭 皇  
情懌兮授以兩街登要秩兮撫安僧徒慈且直兮 皇祖陟遐  
即棄職兮遁於西嶮石為室兮今 上見知載昭入兮待以高  
僧禮貌實兮進退有道人莫及兮宗教凌夷宜柱石兮西歸蓮  
邦一何連速兮教苑後生將何取則兮嗚呼法師示真寂兮昇龕



閻維群祥緝子吳山之陽寔靈骨子建寧堵波何崇節子勒文  
蒼珉永弗失子

溥洽續吳先賢傳道術第三人

劉鳳

溥洽南郡陸氏子也洪武間住北禪寺詔領其徒及少師姚  
廣孝以翼戴功不受賞讓之而洽以建文時用事又預知其出  
也坐繫船官獄久之姚將卒乘輿臨視問所以言獨請宥洽  
立命釋之拜姚床下髮已鬢長好著有金剛經註及詩集

溥洽

載姑蘇志

溥洽字南洲山陰人姓陸氏洪武間往北禪寺後應召為僧錄  
司右講經陞左善世及衍斯道以輔翊舉義功召主教事洽

以其位遜衍而自居右後洽在詔獄衍已位少師將卒時乘輿  
臨視問衍所欲言衍以洽為言不及他事洽前著有金剛經註解  
并詩集行世

今言內一條

鄭曉

溥洽字南洲浙江山陰人洪武初薦高僧入京歷陞左善世靖  
難兵起為建文君設藥師燈懺詛長陵金川門開又為建文  
君削髮長陵即位微聞其事囚南洲十餘年榮國公疾革  
長陵遣人問所欲言願釋溥洽長陵從之釋其獄時白髮  
長數寸覆額矣去大興隆寺拜榮國公床下曰吾餘生少師賜  
也仁宗復其官卒年八十二



僧錄司右善世南洲法師塔銘

楊士奇

洪熙元年八月十八日 上御便殿召僧錄司右善世溥洽入見慰勞甚至遂奏乞還南京大報恩寺以終老從之賜佛像經鈔若干緡給驛舟命中官護送既至明年為宣德元年七月廿有八日微疾呼寺之住持唯實付後事留偈訣別其徒云清淨自在中還得如是住一切大安樂清淨自在住遂化春秋八十有一僧臘六十有九停龕旬餘顏色如生其徒舉龕於長干西南之鳳嶺奉全身建塔焉貴戚名鄉士庶方外耄送者萬餘人訃聞 上遣行人王麟蒞祭於是其徒圓觀慈雲等奉惟實所狀事行介禮部尚書胡公求塔銘而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助

為之言按狀師諱溥洽字南洲晚號迂叟又稱一雨翁者人即其所居軒號之也姓陸氏宋寶章閣待制游之後世居會稽之山陰祖某仕元為 州餘干縣尹父仁甫母餘干周氏師生於至正丙戌自幼闍婁穎異父教之詩書悟解日益進未薨已志慕出世法有老長戲之曰仙人本是山人作師應聲對曰鳳鳥終非凡鳥為象鷲異之每入招提瞻佛像輒敬禮拜膜父母知不可遏命於郡之普濟寺禮雪庭祥公為師既受具戒上天竺謂東明日公一見器重之命典賓客其儀規從容秩然叢林老宿多推服以為難能而博究教典雖寒暑夙夜不懈已而從具菴北公於普福講求要旨凡諸經範精粗大小之義靡不貫串



而旁通儒書間以餘力為詩文多有造詣此公命首懺事行三昧法而自是進於且觀明淨之道及此公還演福廣陶鑄來學師偕同志二三輩奮進其中沛然有所自得洪武辛亥出世主孤山瑪瑙講寺戊午全室泐公等奉詔註楞伽金剛心經師時待玘公在焉訓釋考訂多所助益癸亥住蘇州北禪寺學徒雲集師為開演五時八教如來一代施化之儀郡之樂善者皆心悅誠服率其子弟日詣講下請受法華經旨師敷析要義無智愚高下人滿所欲而退一時宗門耆碩如九皋聲公啟宗佑公咸共嗟賞謂吳中法席由宋迄今可為盛矣又六年主杭之天竺蘇之學徒從往者甚眾乃循慈雲故事建金光明護國期

懺七晝夜為眾講貫無虛日歲餘太祖皇帝聞其賢召為僧錄司右講經玉音褒諭有通東魯之書博西來之意之語蓋知之為深居長干西丈室三年時夢觀主天禧其徒由高者夜夢詣師室及門有二神人兜鍪金甲護衛甚嚴叱止高曰寺主在是既覺詣師告所夢且曰公其代吾師乎踰月夢觀卒有音命師兼主天禧而四方學者歸嚮益盛法益振教益流譽望益隆勲業尊貴咸趨支敬礼者接踵戶外又三年陞右闡教遂陞左善世太宗皇帝舉義斯道衍公有輔翼居守功上即位召符至自北京命主教事師以左善世遜衍而已居右上嘉從之永樂四年詔修天禧寺浮圖落成之日車駕臨幸命師慶贊祥光



燁煜萬衆聚觀 天顏愉悅時有任覺義者忌師之寵構詞間  
之左遷右覺義疏斥師不辨自處裕如既而 上察其心復右  
善世 仁宗皇帝臨御以老宿數被召門禮遇特厚命居慶壽  
寺松陰精舍以自佚而賜資屢加蓋和歷事 列聖一以至誠  
而言動必祇禮度處物以和馭衆以寬接引來學隨材具深淺  
而開悟之咸有成而去解后逢掖士善商論文字三四十年間  
鉅緇老衲有文聲者師與衍公為首衍公既進位太子少師賜  
名廣孝其晚歲於師尤厚有疾將化之前一日 太宗皇帝親  
臨視之問所欲言獨舉師為對不及他事蓋兩人知契最深云  
嘗有問師壽幾何曰九之不過焉有日供畦蔬者一日師勞之

曰勤爾久矣更用盡七月耳至是皆驗師所著有金剛經註解  
附錄二卷應制及與名人倡和詩若干卷 國家建法會一切  
科儀文字皆師所定以貽範於後其所度弟子圓悟大露僧錄  
右覺義慈雲志了若干人得法弟子僧錄左善世聞晟右善世  
圓觀鴻羨玄妙廣惠禪師右善世行杲左覺義守行右覺義惠  
朗德潤集慶雲山僧綱都副智達善啟上天竺住持碧潭等若  
千人銘曰  
天台之源啟於鷲嶺教觀顯示煥乎炳之如獅子吼如海潮音  
浩乎洋之閱博雄深以大總持妙盡佛意作憲垂範沿遠有嗣  
千歲之下傳暨洽公之所自出偉儒其宗明爽夙成與佛有契



一瞻金像如悟宿世捐棄受念皈命慈父秉心之堅金石非因  
道之難至海濶天高力探精思靡夕靡朝昉其思之沉潛反覆  
逮其發之芬華穠郁如山之載如川之輸擷之無盡挹之有餘  
奕、講筵鳴鼓其鏜四衆拱聽如閤得明名山鉅刹屢主法席  
來學來依奔走填溢譽聞四馳升聞黼宸褒之揚之有來玉旨  
爾正爾徒無間遠邦為 國迎釐為民迓祥祇事 列聖寵命  
有赫孰為中靈天監靡忒世齡八十聰明彊固咲揮玉塵從容  
囑付靈悅所藏雲覆蔭之中 天秋月朗、清輝

萬金

續吳先賢讚道術第四人

劉鳳

萬金者吳寶積寺僧也洪武中令住天界 詔與宗泐等疏楞

伽金剛心經其精理甚深而辭義能暢非有神解不至是也

又 吳釋傳

西白禪師洪武三年詔住持京師天界寺從之往者義上人亦  
一時之雋妙聲適亦被召相與翱翔京國

又 禪墓集

釋普文

萬金字西白號白菴姓姚氏吳門人法器超絕風儀偉然蚤從  
行道原出家後師銘古鼎進道住持嘉禾天寧寺弘修六度道  
振一方及 太祖定鼎初年 詔主天界寺開善世院統領釋  
教復 召入禁庭奏對多稱 旨五年冬 勅集三宗高衲及  
衆二千乃建無遮法會於鍾山 大駕臨幸 詔師闡揚第一



義諦上及朝士皆稱善六年秋忽思定省之曠遂爾辭歸仍  
返故山居無何而滅度有澹泊齋稿

萬金

載姑蘇志

萬金字西白寶積寺僧洪武中住天界寺與宗泐等奉詔註  
楞伽金剛心經所作有淡泊齋稿

僧錄司右闡教一菴如法師塔銘

楊士奇

粵自佛法盛行於中國其徒之赫然有以動人者多本其才能  
智辨馳騁卓越而學士大夫遇之往往駭異欣喜樂與之遊甚  
者重其可與用世而惜夫在彼而不在此也吾行四方所遇其  
人器識論議偉然出乎衆人而汲以修廢舉墜光大師門為

任者亦不少矣則豈獨昔之時為然哉而求夫淵然其存泊然  
其行望之如無能即之而有味者蓋在昔已不多得亦何獨於  
今也 太宗皇帝臨御四方之名高僧者皆嘗入覲而 聖心  
所重者四明之能義會稽之一如蓋曰此其粹乎內而不徒誇  
矜乎外也蓋兩人者皆恂溫恭言若不出口而能義深於楞  
嚴一如浚於法華既皆為僧錄司官掌天下釋教無幾能義歿  
又數年一如亦歿一如字一菴既老別號還翁本上虞孫氏子  
與初建王<sup>至</sup>大寺雪庭立公同族年十三辭父母願歸釋氏祝髮  
於五夫長慶寺為大徹昱公之法孫而欲上繼雪庭也又隸籍  
於至大後從具菴現公於吳山寶奎寺礪志所業初寒盛夏不



少懈一義之未徹一疑之未釋必究竟乃已改著敷淡通久通  
篤遂深透間與洪武十八年出世住松江崇慶寺進住蘇之北  
禪寺緇素歸化者日衆二十七年南洲洽公掌僧錄司兼主今  
大報恩寺延師為都講時清理釋教廢務叢脞洽公應酬上下  
而講演不廢蓋資於師為多二十八年住杭之天竺靈山寺三  
十一年住上竺益以振宗啓後為已任而從學者益衆永樂初  
退處大報恩寺以法華如來與旨所寓非學者所易入輯衆說  
為之註太子少師姚公為序之且稱兩湖一人上嘗覽之獎  
諭再三加以厚賚十二年被召纂修大藏經而師總其事初授  
僧錄司右覺義二十一年陞右闡教洪熙元年三月初二日示

寂於京師海印寺春秋七十有四僧臘六十有一闡維舌本不  
壞得舍利若干所度弟子志肖得環等若干人嗣其法者天竺  
道振等若干人某等將奉舍利遺骨歸建塔於某處賈天竺住  
持碧潭所為事狀介上寶司少卿姚宗善請銘余在侍近嘗親  
睹師所以被知遇於先朝者矣為之銘曰  
維佛立教其道之大俾究乎內遺斥其外維一如師精修德行  
朗乎塘輝澹乎淵澄維帝聖明天監在上日時予契真實不  
妄紛誇伎談辨波起彼競于膚此味于髓錫之褒嘉維帝  
聖明泊如無榮維師之誠嗟其已矣言則不亡遺蛻所存尚謹  
於藏



常州府僧綱司都綱漚居因公塔銘

王 燠

漚居因公以正統戊辰五月十八日示寂于天寧東院其年九月十三日葬院之後園建塔為識教諭臨川聶大年已文諸石矣其嗣孫慧澄謂塔通居室濶褻匪宜乃改卜安上鄉之湯墅村孝思菴故址以天順庚辰二月日啟公遺蜕葬焉尋又結菴數楹買田三十四畝為香燈永業乃請余友朱恣易為狀持來南京以屬余銘公諱淨因字覺初漚居其號也蘇之吳江徐氏子母薛嘗夢僧入室而娠公生有異相幼與群兒嬉有捕鳥雀者輒取而縱之曰毋傷物命入僧寺見諸佛像必作禮膜拜父母奇之曰是兒殆有夙緣即遣從舅氏無盡慧公學出世法於

於大乘院時年甫十三未幾又去從述菴僧公於承天寺間徃虎丘見中行復公復曰汝來何為曰為生死耳曰生亦不死死亦不死公猶未喻其旨一日偶謁蘧菴佑公質之蘧菴曰子讀楞嚴經當自解公取而讀之至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即起慧覺悟於是屏居遮山篤意究竟久之聞僧錄同菴簡公主教天界寺大明宗旨請侍中錫凡三閱寒暑深有證入已而辭歸受具說法於定慧寺永樂甲午 朝廷簡名僧修大藏經典公兩預焉事竣賜賚有加同時有願留京師希近侍者公獨翩然東還定慧刺指血書金剛彌陀經粉金銀為泥書入嚴法華四十二章佛遺教彌陀楞嚴圓覺金剛經總若干卷積十有二年而成



蓋杜門却掃攻苦數淡不恤勞瘁不怯資費噫其志可謂堅矣  
宣德庚戌常守莫公愚頑天寧首刹宜得名緇為衆領袖有以  
公薦者遂馳香幣聘主其席會僧綱司都綱缺員又上其名禮  
部尋擢任焉時莫公奉勅守郡以嚴辨為理沈毅寡言時人莫  
有當其意者然獨與公雅厚公任都綱之明年遂協謀創建四  
天王殿重構兩廡文堂僧堂庖廩與夫像器花幡靡不其完溢  
於舊觀雖出莫公之所經畫然亦由公贊理之有方也正統丁  
巳以老謝師席度寺左偏築室一區環植松杉居以自逸即東  
院是也丙寅併致僧綱司事日惟焚香趺坐澄心靜慮閱大藏  
經且半忽晨起沐浴更衣奄然而化世壽七十有九僧贈六十

有七公器宇深邃端重簡默觀時識變隨機應務故任職幾二  
十載嚴而有守宗門多信向之手度弟子一人曰宗尚先逝徒  
孫三人曰道源柱大乘院曰得純任無錫縣僧會其次即慧澄  
繼住天寧世守其業諸孫三十七人澄字一清今年亦七十六  
矣不識行誼無忝厥祖名卿碩儒多所遊從予家食時尤與厚  
善斯銘之屬澄固不能舍予而予亦無庸讓也銘曰  
像法之教歸於正覺密付心傳孰開來學偉乎漚居崛起吳中  
五及師門一言感通翻譯之榮皇恩有眷繕寫之勤血錄金  
澱既蒞法會遂領緇徒緝字聿新溢於通都曰人有生奄忽洎  
幻矧茲空寂詎宜耽戀勇謝世緣反閑息机壽七十九乃入茶



毘院東有圓舊營窳堵有賢嗣孫更治淨土湯墅之原新塔歸  
然續之香燈有廬有田三千大千洹沙世界萬劫雖空英風如  
在

天壽聖恩禪寺虛碧璿禪師塔銘

沈麟

姑蘇去城七十里之許有山曰玄墓而太湖枕光福衆峰環抱  
群壑睽絡聳然而高鬱然而秀元末己丑有師祖萬峰蔚公卓  
錫開山成一大叢林後至正統癸亥 聖朝請額曰天壽聖恩  
禪寺前有住持璿公禪師受業於本寺蘇之吳縣長山鄉人也  
按狀諱智璿號為虛碧姓顧氏之子昔誕生時異香滿室經宿  
不散生乃神清氣秀非但常見鬢鬣間識芳名知舊跡父母甚

鍾愛十有一歲出就外傳窮究儒書精修梵行洪武壬戌九年  
即脫白投禮萬峰和尚為師年十三矣受度祝髮求真妙訣一  
日請師求出世師曰無法可度但明心地即是佛性由是退益  
痛自磨礪懋勉忘食奮苦志修苦行真積力久將有所得一日  
舉萬法歸一公案豁然有省戊辰年蒙師印可時年二十有三  
詣北山本空相禪師會中充侍香尋典藏鑰洪武辛未二十四  
年於常州錫峯圓通寺說法多人感化速證身位法衆請回本  
山協心擁為住持三十餘年闡揚萬峰直指之道宏倡梵剎開  
拓境界種嚴飭佛有殿方僧有堂行有寮方客有舍爨有厨  
方粟有倉物積庫方事從心經行坐卧各得其所湖山之地



煥然一新四方禪流聞風雲集遠近士庶慕德皈依手度弟子  
一十餘人師孫一十七人法筵之盛卓冠姑蘇師知世緣將畢  
擇期日限營築退居塿院二所俱備師乃一疾弗痊瞑目長逝  
荼毘之日祥雲獲龕瑞燄充虛烟垂舍利得者爭先其師生於  
至正癸卯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卒於正統庚申五年八月  
初九日西歸而去世壽七十有七僧臘五十九夏龕煉已久囑  
傳衣鉢遺業有托得其所付代不乏人矣主山徒弟道清念師  
苦行功過前人恐滅其德抱泣骸骨瘞於祖塔之左倚於本寺  
之右是以謹具塿銘於上復筆出處事跡持狀來求銘焉嗚呼  
生有奇異戒律精嚴闡揚宗風光前振後是宜靈塔以傳後人

云

真如奧妙

以心為師

了得一統

萬法咸歸

若不覺

悟色相，離

身惟我公

生時鍾奇

幼有志操

早

證愚迷

嚴持梵行

恪守清規

恢弘祖道

種，適宜

靈歸西域

骸尚存斯

巍然建塔

鬱峙山之基

而今而

後 瞻之仰之

文林郎江西南昌府南昌縣知縣郡人沈麟撰文 大中大夫

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致仕陸友諒篆額 承直郎

尚書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范陽鄒順書丹

勤上人塔銘

王鏊



釋迦最上一乘止法眼藏吾不得而知也而知其必由戒以入  
戒生定，生慧不由戒而求佛如煮砂作糜無有是義願今之  
學佛者從其道而好違其戒故吾於勤上人有取焉而友之其  
及也其徒道全方瑞來求銘吾曰吾心許之久矣上人諱智勤  
本沈氏子而幼養於陸伯良氏既冠陸將室之弗然棄去山之  
法海叢林也從師復薙髮焉苦行精修慨然有忘身求道之志  
遂渡浙江登壇受戒具遊天台過石梁者三至普陀然其一指  
觀音現像焉礼育王塔求見舍利陟天目禮高峰塔又然其一  
指塔為放光遊武當禮玄武至五臺禮文殊方其篤於所詣杖  
錫重趼炎風漲海蛟龍變恠不知其為毒也冰崖雪磴繩橋懸

渡不知其為死也神遊鬼墟蟲蛇獅象不知其為害也既而曰  
即心是佛何遠之求乃歸俞塢初塢有寺曰興福久蕪不治里  
人迎復與上人居焉檀越爭施遂葺椽剝巖壘山門佛殿齋  
廊庖廩罔不彫新與法海抗矣後乃孫其居與其徒自營退居  
安坐其間日誦法華積成一藏夫何以阿難之趨悟也猶有登  
伽之惑上人少空色相戒體無罣杯渡之神恠也不廢無碍之內  
上人老味禪悅戒行罔缺年八十餘顏色精瑩步履如飛人曰  
其真有得耶正德八年五月忽示疾辟穀者五十日儼然而化  
春秋八十有九僧臘六十有命其徒曰留此四大勿用茶毗  
其年九月十七日葬俞塢之岡去寺百武銘曰



像教西來被於震旦南宗北宗始合而散未乃益離或縱而誕  
棄其巨筏初登彼岸於勤上人獨精戒律徧禮名山誓往兜率  
斷指忘身歸命文佛苦行精專八十九年隻履西歸悲動人天  
林屋之東有俞惟塢層構莊嚴師所營者千載皈依尚來歸也  
訖聽內一條 陸延枝

萬壽寺道金和尚茹胎素奉持煇口施食呪有下菴在尹山徒  
孫迎養夏日俱往于田無進食者自入厨下覓之老年眼昏誤  
捫炙田入口怒投厨中衆僧不知也獲稻時復俱出獨留老僧  
在菴忽雷電晦冥火光繞室田中望見大鷲甫赴之則殿宇  
如故問老僧云靜坐一日無所聞也後扶乩召將判云此僧不

合以食物拋厨中本寺伽藍奏上帝以僧犯戒故聊以雷電警  
之又三年坐化

姚廣孝

劉鳳

姚廣孝吳相城人博學多通才智絕人其術不知何所授雖以  
高僧被選然竟立佐命功而終不肯釋僧服同時有沃南洲者  
以建文間疑似禁久之孝臨歿為言釋之

姚少師廣孝

王世貞

少師道儒跡握筌理玄符業由殺機發教以神用敷赫，不遷  
處侑公配宏謨胡然踏迷復緇衣即永途

相城

釋明河



相城香火少師家二百餘年水一涯古跡畧存求彷彿勝時誰  
見問蘆花為僧不了真難辨非妙無言笑已差最是英雄苦心  
處祠堂碑下淚如麻

說聽內一條

陸延枝

姚少師廣孝為僧於妙智菴一日偶出閒步見童子手一編姚  
取觀皆占象用兵語問何從來云得之鵲巢中遂以十錢易歸  
讀之不解後有一雲遊僧至見而驚曰是書乃落汝手耶姚知  
其異下拜求教僧以秘訣授之始洞悉其術用佐 文皇成靖  
難之功焉

客燕雜記第二百十一條

陸啟浚

姚少師歸老崇國寺方丈有遺像披緇圓頂

逃虛子

黃暉

逃虛子姚公廣孝初禮嵩高山僧為緇流翊戴 文皇帝靖內難功

出諸將先拜少師 眷遇甚隆特恩許祭掃來吳中公與王仲  
光先生善首往謁府衛將吏咸從王閉門不納公悟曰仲光高  
士也騎從以往非是厥明徒步躋仲光門，啟復闔接膝而談  
良久諸從行潛伏以聽或聞公有悔辭者王忽茗甌墮地而仆  
口目俱歿公退初公之歸感明良相遭欲起仲光夾輔 文廟  
至見其病風不可乃止書此著仲光之高潔見少師下賢之美  
德也少師公有叔名震者公回至家不容相見曰汝從四方之



教而靖東方之難，不能靖置，我何地何見之有

姚廣孝雅量

楊循吉

少師在松下散飯曳履獨步不將餘人本縣丞唱道來少師行如故丞怒笞而訊之少師受笞不自道丞使緹置後隨行人有識之者曰此少師也丞大驚伏地請罪少師徐行且送郡獄明日出之謂太守曰秀才官人不識事體野僧行道何足怒而遽笞之吾昨日更以相戲耳更不罪也

姚少師見竹窓二筆

釋祿宏

佛未出世人皆以天為師佛既出世始知奉佛故佛號人天師獨主於三界而無倫者也姚少師作佛法不可滅論謂儒道二

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之為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此雖關澤語非少師不能闡也又少師位極三公衣僅一衲不改僧相以終其身豈常情所易窺測乎特不似佛圖澄示現神通然圖澄當亂世乃假通以顯化少師值直主無俟於通安知非能之而不為也又幽居詩曰春燕雛成辭舊壘午鷄啼罷啄陰階可謂當代之留侯矣世未有知其深者因發之

又

或謂少師佐命殺業甚多奚取焉然所取於少師者有三一以其貴極人臣而不改僧相二以其功成退隱而明哲保身三以讚嘆佛乘而其正知見殺業非所論也雖說少師曾於靖難中



啟奏方孝孺質者慎勿加害即此一言功過可相准矣吾是以  
取之

有中傳

陳繼

有中名義頓蘇之長洲人其父謝文榮素好佛恒以慈悲忍辱  
為念家人化之無暴行有中在髻髻輒喜跣趺移時不移長者  
見之曰是兒有端重相也嘗與群兒戲道中有一緇流過輒牽  
其衣曰吾亦僧中人也僧大異之覓文榮告無以兒為凡器居  
傍有白龍蘭若主於瓊白圭文救行馳聲有中年十二文榮  
使祝髮為其徒庭有松蔚茂修直垂陰四庇有中日坐其下事  
課誦忽嘆曰木之為材者衆能固其性而不為寒暑之所奪者

惟松栢為然所以古云木中有松栢猶人中之有堯舜因以松  
軒自號時南洲洽公居京師大闢其教會學者於座下常數百  
人有中即往師之得授天台教觀之旨究習領歸趣人扣應之  
若泉湧而山出東還道遙林中神舒氣和與之語者若就芝蘭  
愛悅而不能舍也圓通寺虛主席衆舉任之尋轉主於永定梵  
法主宋之聖僧也其建勝感接待寺於蘇城東門外博邃宏麗  
歲深化為荆棘之所過者咨嗟慨曰孰得志如前人者主而復  
之也及有知於有中者曰有中雖割愛欲而孝弟之行不虧雖  
樂空寂而勤畏之心不懈雖黜萬緣而興復之念不息延其主  
之其將效踪於法主輝耀其地衆曰是有中師者矣即往禮



請之有中祈為之起三月聞其風而趨向者交至以財而投施者交至獻投而致功者交至為殿為堂為樓閣廊廡楹具數百歸然偉觀視舊而過勝之嗚呼非有中行之潔道之高人信慕之其能成如是哉若有中者不可以無聞於後也故余為之傳焉

### 僧惟寅

載太倉志

僧惟寅平居過人談論常勉以忠孝百折人過人服其直永樂六年與修大典住持洞庭西湖寺尋至京校讐三藏賜法服數珠坐褥還居淮雲寺

### 海寧寺二僧

載太倉志

元海寧寺僧善定日與學者講說四書不倦人稱為定四書海寧寺僧清奇永樂六年與修大典十七年應召至京師校讐三藏未及完而死其所自著曰恠菴等集

### 常在

見周世昌崑山志僊釋傳

常在號別峯本江陰陳氏子方晬值亂兵掠其境母携之避走驚惧陸水不能救次日兵見錦襦小兒浮水面舉取其襦而體尚溫俄頃遂甦異之乃携歸邑民張勝乞為養子遂冒張姓甫成童杭之集慶寺僧正純聞兒受難事甚苦求為徒張即捨之因名常在既長為僧往天界寺謁曇公見師貌偉而聲如鐘器之俾領綱維眾皆悅服洪武二十年補鷄鳴寺住持引見奏



對稱首久之 太祖召僧錄司官諭曰前住鷄鳴寺僧有福者  
他住育王寺越數載玄教宏敷宗風遠揚永樂二年十月十三  
日無疾而化闍維五色舍利累然其弟子奉歸薦嚴寺藏焉

梁鎬

見周世昌崑山縣志雜紀

梁棟父梁孟鏞洪武中任館陶主簿捨其最幼子鎬於館陶寺  
中為僧後數年棟思念其弟往求之不得又三十餘年棟以事  
至松江寓東禪寺大雨有一僧冒雨決渠棟與之言疑即鎬也  
馳歸載其母往焉歷能道幼時事抱持大哭遂携以歸

道清

劉鳳

道清成化中進弘慈廣惠禪師其徒戒縉之徒定體皆能嗣

教為左右講住嘉定留光禪寺

宗洗

出虎丘志

宗洗號無塵金臺慧光寺僧弘治中遊歷江南遂安禪於虎丘  
二十餘年精誦華嚴大典一千部雖大寒暑不少息四方尊奉  
之曰捨衣資立石闌干四十柱於蓮池上并建淨土橋又石佛  
二尊嘉靖住山守禎為構一小閣於悟石軒東供養宗洗於其  
上每日誦經至夜焰口施食三千堂靜則端坐默視儼然如繪  
塑人殆得禪定之道者蓋終身不出焉

道昱

續先賢讚道術第七人

劉鳳

道昱陽山寺僧也闇誦法華七軸如注水焉不遺一字每旦入



城持諷教周他經若圓覺金光明地藏慈懺等皆能口述惟華嚴少復檢梵笑人請為懺悔輒謝不往

慧暎

劉鳳

慧暎涉獵經史高持戒行亦善屬文永樂中嘗預修大典後往持大倉興福寺嘗語人國初仕者危甚不保朝夕而敢以寵賂彰耶今仕者悔吝不及而富貴益尤尤吾釋門所謂償債索債是士人前後報也

明故曉庵法師塔銘

錢溥

師諱善啟字東白號曉庵俗姓楊氏蘇之長洲人五世祖慶宗發遣常州主管學事贈左朝奉既家吳之支硎山值兵徙北郭

父永年性好善稱揚佛子母陸氏師甫能言通佛典父母異之命入無量壽院祀永茂院主為浮圖既長屏迹龍山窮日夜力于經史百氏不輟聲譽隱然日起少師姚公廣孝善世洽公南洲皆器重之而典記於洽公者甚久永樂元年薦主蘇之永定寺六年主松江延慶寺逾年擢本府僧綱司副都綱尋應召纂修永樂大典預校大藏經賜金織袈裟一襲時三殿災詔求直言師上疏陳利病不報內交沈少卿民望王侍講希範王禕善汝玉陳檢討嗣初益深造詣而與壁庵完公輩還有江行倡和詩一卷與甫里趙公宗文酬倡尤多歲遇牡丹開時必盛集題賞錢唐瞿公宗雄於詞賦嘗用一韻往復幾百首而詞鋒益銳海內皆



傳焉正統八年十一月八日卒距洪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世  
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以其示寂之歲十二月二十三日弟子慶  
暉寺與其姪曼昇奉葬歸葬於舊隱之龍山遵治命也既葬且  
二十年而溥於塔銘尚未之作者志蓋有待乎叨居侍從之列  
利澤不加於民空言無補於世則亦負師期望久矣茲使交還  
獲訪墓於龍山下見其塔銘尚虛以待之則溥亦何待而不言  
哉夫以交之深者知必至也言之夥者情必厚也昔宣德間大  
理鄉胡公際巡撫東吳威聲大振而於師獨加敬禮時溥方冠  
欲應鄉舉謂公師忽見而喜之遂入白於公得預鄉舉然溥亦  
始聆論議察其動止毅然一儒者繇是往還日就款洽數日不

見必折簡招之簡類歐語作字有帖意見必肅衣焚香啜茗坐  
語移時去則且談且送雖草<sub>之</sub>禮亦不廢或閉戶發篋出古人  
真蹟對閱評品如論宋仲溫陳文東二先生書宋筆正鋒陳或  
偏鋒故宋優於陳吳中稱高揚張徐為近代四傑然季迪衆作  
皆得體如律倣劉長卿選蕪韋應物皆人所不到宜為其最文  
則喜柳宗元遇有作必朗誦數篇得其意趣然後下筆而詩則  
宗季迪也然皆不務蹈襲以為奇至論儒釋之辨曰且各自為  
教又曰東魯垂道西竺見性皆莫先於厚本故雖離父母而養  
生送死率從厚與兄弟極友愛撫諸姪教養兼至而交四方宿  
儒名緇必以誠未嘗見懈體惰容然非其人亦未嘗一與之交



此韓子謂墨名而儒行王文正謂此失而彼得焉宜為法用之  
僅有吾人之願交也而况溥也荷師期待既久不亦知之至而  
情之厚哉倘以餘齒無負於斯世則亦無負於所知矣姑書此  
以與慶暉等刻石於墓而且系以銘曰

唐有師暢曰喜文辭宋有惠勤亦號能詩暢繇韓子儒行以彰  
勤藉蘇公得附歐陽顧今東白有學有德學邃詩文兼此二粹  
豈無韓蘇俾世有聞我何人也敢預斯文龍山之陽齊閩之北  
寂焉淵焉於此埋玉奔走幾年始遂弔謂有言莫酬庶永其碣

善啟

何喬遠

善啟字東白長洲宦族楊氏子甫能言即通佛典父母異之令

禮永茂院主為浮屠屏跡龍山窮課經典永樂中主上海延慶  
寺通年為副都綱召纂修永樂大典較大藏經賜金縷僧伽黎  
服一時名公皆與為方外交嘗論儒釋之辨曰各自為其教又  
曰東魯垂道西竺見性皆先於厚故雖離父母而養生送死皆  
合倫常

慈舟續吳先賢讚道術第八人

劉鳳

慈舟本大弘寺僧後官中毀撤舟去之浮游聞北都僧講玄覺  
折幽眇義徒步四千里從學之歸止定慧菴與門人論禪旨戒  
典宗法弘闡為多當永豐聶公為守日行廢浮屠令黃省曾為  
博士弟子以書諫言釋之傳自古初以來我國家列聖具作



賢輔名公鄉在若其可廢豈待今哉或者陰寓教化之意柔擴  
戾難馴之性使無畔渙恣睢神道設教其殆然乎人苟欲毀除獨  
可私祠淫昏之屬耳且非制擅有改革義固未允而諸所毀勢  
家者必請之奪彼與此惠則有偏而啟攘爭之端彊驅迫之彼  
失所藉如逸鹿挺而走險恣其傲梁於何不至往事可鑒也可  
無念諸聶公覽而变色即收令反之舟嘗造經二藏費之天目  
山送徒在道所供足給及其殽罄然無一物遺其友楚英共依  
止而異所為不趺坐不談義

僧慈舟

續吳中故實記補遺  
釋行第一之第一人

黃魯曾

僧慈舟本大弘寺僧寺為有司廢毀貴豪承佃恬不少介其意

聞北都下僧擅講教其圓覺精義剖析幽眇徒步走四千里留  
作學人有所弘洽而歸常止定慧菴有弟子思明供養致談  
論佛典無倦怠時惟恐少人問答後太守永豐聶公臨黃堂之  
日以上官文移再撤僧寺家弟五嶽山人折簡云伏聞各縣承  
奉臺劄毀拆淫祠夫淫祠者按之祀典則不經考之圖志則無  
載私為建鞠巧自誣額者也若夫二氏寺觀傳自昔朝流將千  
載我高皇龍興之初特撰資世通訓一書以曉天下留存釋  
老之故蓋欲默銷強獷陰裨王化誠為慮遠思長在混一之時  
難歸掃滅則太平之日豈易驅除教雖屬於異端民實同於赤  
子况兩京象宇之俱新斯萬國叢林之可貸若必力於涓涓則



當際於廢棄即今存否之間便非公普之畧且夫伐木者止於  
鵲巢灌地者避於蟻穴彼已棲托於百世茲乃抽奪於一朝使  
之寓居沙門則不可返之家族則鮮能川太慶而波生人過迫而  
狂作於城郭猶憑約束在海濱或致跳梁萬一蠱毒之興誰任  
激變之咎即以 聖代例之如 高皇之開造榮靖之佐命  
大君貂爵皆出緇流甚勿謂空玄都無豪傑也且命言十下求  
者紛如以縉紳之盛麗雖百利之贈不以為恩在披荆之荒涼  
得寸土之依亦堪活命割無辜覆育之巨資富貴嬉遊之所佃  
價輕微無益於藏府流民播蕩有損於邦基伏望慎之又慎思  
而更思僅除私拘少荅公移人欲遣之歸宗產必給其自贖則

人心有輯隱禍無階僕非有愛於異端但實深憂於國事伏乞  
採納芻言俯察杞抱上瀆台寵無任戰懼之至辰入聶公覽之  
已收榜文弛禁凡私植菴院中免改色慈舟嘆曰此數也五嶽  
山人予良友道位也而當日在學不可以獻尺牘於郡公若大  
弘寺毀在今日則五嶽者龍宮支顛之一木也晚年造藏經二  
函施主悉隨其願佛門之衆凡有二伯餘人偕往攀躋二天月  
山崇貯一路齋延以飽殮浴宿以安体各發善念獲了初心後  
慈舟終畢無一錢囊篋衣鉢罄然與其緇友楚英並為高僧焉  
楚英依教修行止重玄香花一室簡出不趺坐蒲團云慈舟常  
熟縣人也



法華 續吳先賢讚道術第九人

劉鳳

法華者自云河南人游涉甚遠來止蘇開元寺狀冒鼻巨肩魁  
然丈夫也修苦行禪立五年不卧且坐亦不語已而人問所見  
境云魔境有四恠險威皆易駭其以美見者惑人甚非即斷遣  
將溺喪之時有所依衆則雲集或檀施稍廣即捨去當歲儉之時  
衆餒有願施者幾得華一過或勸之行中道止曰是足動吾一  
念耶黃魯曾云華雖精進亦未證真諦故法不能盡通且寂觀  
久宜有悟而徒見魔境其慧定皆未耶時有雪僧者飲酒食肉  
而頗能為詩率流浪語無足采至非詆王新建云其所論學誤  
則未可知其蘊而與華異行皆為黃氏所稱

贊曰嗟乎吾讀莊氏書謂無不任無不廢何遽遲速於其間哉  
且焉知吾未始生未始不生也者以為至矣及觀釋家言又未  
始不爽然自失也夫萬物出於幾入於幾其往來猶旦暮也而  
儒者勞身苦體以天下為雉然肌色奸黷昏然五情喪惑其勤  
至矣而不過以為名實道以清淨為貴未始櫻情萬物可謂游  
於方之外而未可謂能離有無也若釋氏言極之恍惚寔冥芒  
然不得其際天地猶之有窮而劫運終始如恒沙往來相代而  
吾真如湛然未嘗有所變易豈與夫局趣俄頃間者可同日而  
語哉然其教盛於梁隋逮梁宋間至元而微今則幾乎熄矣象  
服徒存彼所謂禁制屏絕遺外之訓皆不能遵而况其者微圓



精三乘無漏嗣五宗十七世者出其間哉故非無勵行精進神  
變應世佐命之徒然非復嚮時之士矣因即盱眙記列之如彼  
此係時蔚至法華九人總贊今取一人入叢燈篇一人入逸  
格篇餘七人皆入開寶篇而附錄其贊於後

善定

劉鳳

太倉海寧寺僧善定能講授以經義訓人須立行不能立行則  
人道已廢何以處世禍福之來盡係作業因緣報應皆取之目  
前耳又淮海寺惟寅亦善教誘語人學藝須有可傳者身名係  
焉如其無益工之奚為如琴奕皆徒費日力書史雖云玩弄差  
勝彼也又云讀書亦須福力薄福者自不能讀若能學問雖不

遇豈非福分二僧雖未究佛理然於世諦其度幾哉

立禪僧法華

續吳中故實記補遺  
釋行第一之第三人

黃魯曾

立禪僧名法華河南人不知其何邑里少遊方住蘇州凡幾菴  
院苦行自修不求聲聞於開元寺明晦不卧不坐而立如此者  
五年後始間續其功常懸不語俾余遇之而問其立作何觀見  
何境答曰立本欲以清淨而魔不克祛有威魔有怪魔有陰魔  
有美魔威者力士悍徒必有斫擊也怪者牛頭虎面牙爪噬啗  
也險者穿梁跨海峻梯倚嶽也美者潔婦的女妖媿麗飾也諸  
魔易散而美魔則感之心動天下之至不可克者也法華再歎  
息曰獨難於此間嘗議論云人求富貴譬之官司犯法曰杖曰



徒自擬其禍耳聞在天宮寺主僧為送齋諸檀越法華宵遁恐  
借其名而糜費人財耳又云今凡僧人烹好茗出珍果皆做門  
面接引來者如市肆一般也嘉靖二十三年荒險粟貴倍半絕  
粒二日饑軀至偽王宮基尋施主王氏王氏面許十年飯糧也  
足未履其門乃悔退而轉蹀自奮曰豈至餓而終斃乎回禪房  
慈舟持三升米遺之獲以活其虛腸次日余以三升米相繼蓋  
法華米盈一斗誓不受矣凡衣屨有一二來則拒其潔清若是  
後為以米六合劑日齋殺至四合白煮絲瓜克小菜脾胃漸弱  
移住北禪小菴病卒何也法華頗識字不大通佛典所謂頑空  
枯禪無以辭也而一時有雪梅酒肉間進不拘小戒日飲茗一

二十碗能詩律其贈僧松隱詩云携我幽棲稱野情巢雲同結  
歲寒盟月篩秋影黃金碎風颺春麩玉粉輕子落謾來苔徑聚  
葉堆相與石牀平枯枝旋拾烹新茗夢繞虛簷風雨聲輓僧希  
隱詩云去年此日相逢處手自煎茶待我勤雲鎖禪房空幻影  
月明經閣漫遺塵百年能有幾年健萬事都無一事真晴雪梅  
花空對坐分明還見舊時人遊牛首山詩云牛頭觸落天邊月  
天闕登來路百盤翡翠屏空晴釀雨芙蓉帳卷曉生寒屈伸久  
未舒長嘯俯仰那能作大觀欲達鄉書慰慈母塞鴻飛盡水漫  
漫題詩云垂垂雙鬢白於絲懷抱無聊強賦詩似水淡然知意  
味如空湛爾了心機倚雲蒼玉留新刻削壁丹崖滿舊題惟有



聲前一句子子松梢明月最相知、醜雪詩云細雨拋珠碧瓦鳴忽  
飛瓊葉已無聲、紙窓淨覺微、洒簷竹清聞竅、輕松火熾然  
煎月片、燈花碎、剪開金鈿、梅梢凍落驚回夢、眼豁山河一掌平  
至南京獻花巖孤峰峻極山頭一樓迥出雲霄之外名小星槎  
詩云蘿磴盤旋接紫霞、危樓孤迥兀星槎、玉欄半壓青天角、珠  
箔斜鈎碧月牙、撫掌斗牛宮已近、回頭寰海路何賒、躋攀不覺  
如仙蛻、笑看人間小一蚊、贈住菴僧詩云垂簾清晝篆烟霞、滿  
地蒼苔襯落花、習寂不須天送供、因閒懶為客煎茶、寒爐煨芋  
留殘火、怪衲連雲綴、斷麻兀坐不知天、早晚月移松影上、窓紗  
池亭雨過詩云雨過池亭暑漸消、郊坰處處亂鳴蜩、濕衣樹色

搖寒翠、環戶江聲落碧湖、自笑踈慵忘禮樂、祇應踪跡混漁樵  
降心惟有詩魔在、時復臨風寫綠蕉、山居詩云道人卓錫爰名  
山、四面巉巖指頤間、風牖坐聞松子落、石牀定起蘚痕斑、鳴禽  
花塢春常在、隔水柴扉夜不關、惟有白雲知此意、菴前飛去又  
飛還、此數首亦可以晚唐許與餘有一聯一句佳者、零金細玉  
多不克羅、其自序雜詠有云禪宗學詠之流未有及於寒山子  
石屋瑛者、何謂也、古人出於無心、今人涉於有想、是以砒砒之於  
美玉、紫霄之於黃壤、宛甬懸殊、固理之自然者也、寒山之古淡  
石屋之清雅、如蠶吐純素之絲、蚌剖明月之珠、索其癡痕不可  
得也、余在山牕瞌睡之餘、學詠樵歌四十餘篇、能一氣真醇耶



蓋謂惟順世言辭應機消遣寄一時之興耳豈詩云乎哉若論  
禪心清淨譬如太虛維維能涵容萬象蕩無纖塵亦如羚羊挂角  
那覓其蹤丹鳳冲霄不留其迹今以語句卜度轉見逗漏宜早  
付之丙丁莫待外揚家醜其度幾耶其贊方亭像云行坐儼然  
相而無相或喜或嗔難近難停相僧之正令當行雖佛祖有所  
不讓覺觀悟扁鵲之奇方道術懋莊椿之壽量滿腔生意芳紅  
杏青芝一片禪心芳梅花紙帳綠松樹下盤陀石上錦襴袈裟  
九環錫杖嘆是誰萬壽方亭主人遷住承天、霖和尚其發願  
有文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今發心不為自求人天福報  
乃至權乘諸位菩薩惟依最上乘發菩提心弟子續洪自惟我

釋迦如來同為凡夫釋迦成佛以來以經無量劫某甲沉迷生  
死經受三途之苦痛不勝言至於今日幸得人身而乃泯沒五  
欲縱發道心未曾經久便乃退息今雖出家因循歲月老朽龍  
鐘殆死不久或虛務禪衲高談不修佛祖實行或習古佛言教  
仗學解依通障自悟門十方諸佛菩薩乃四生慈父三界之師  
常住在世更不入滅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  
某甲智慧下劣定力全無惟仗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法門  
廣大願力洪深不可思議功德之利心、淨土念、彌陀口常  
稱念阿彌陀佛聖號心常觀想阿彌陀佛金身凡眼之所視此  
方幻妄之境即思西方實報莊嚴此幻與妄眷實相不相違背



凡耳之所聞此方幻妄之聲即思西方說法之聲與西方梵潮音理無殊致凡鼻之所聞此方一切香氣即思西方青蓮花之香此方幻妄之香與西方微妙之香同一體性凡舌之談論此方幻妄之言即思西方頗伽共命之鳥演苦空無我之音義趣無殊凡身之所觸即思西方八功德水妙觸宣明之利此方幻觸與彼妙觸相契凡意之所思與大彌陀經四十八願之度眾生之心無貳無別倘今生願力不加不生淨土者願某甲以此願王引道世之生之捨本願倘今生於一切非橫苦中以致舍命願阿彌陀佛法力加庇一心更不須更離此觀念目錄乃至急遽顛沛之時即得提起阿彌陀佛一念決無忘失乃至命終

之時昏迷不醒以此平昔觀佛精神憶持不忘必不舍離本願願注白毫而攝受唯乘金手以提携法界有情同生淨土其示滅六句偈云釋迦睡化我今亦然惟心淨土自性金蓮不移寸步便到西天其注公案有一百隻其作彌陀卷千言咸不能盡錄講四書周易軼越儒理新入聽其講四知曰真知曰靈知曰生知曰學知真知者言聖人也靈知者言物智也生知者言生而後有所知也學知者言學於人而知也辭鋒甚取陽明雖曰偏蔽而所見超異亦頗可采坐化竹堂寺僧臘有八十餘矣與法華覺照端嚴不同而涅槃終異云



吳僧塌大章鄉人褚守行嘗以金銀若干寄其所後守行坐事家破身死厥子成永平塌不遠數千里負其物抵成所付之

石佛僧秋林續吳中故實記補遺絕

黃魯曾

石佛寺有僧號秋林其佛行不失毫杪與吳江通判趙君某寄銀若干禪房收貯兩相恂諒者也後一日道逢回祿延燒衣鉢聲駭松陵趙使老僕疾奔寶帶不舟來問秋林云玄室無恙舊物仍在歸報其主以康其心

常熟外教志

鄧毅

明空山興福寺僧始居功德被太宗文皇帝眷賚欲官之一日逃歸山中晦迹不出寺廢明以其力新之

常熟外教志

鄧毅

顯用潛能詩文

震起巖有戒行工於詩

完敬修號碧菴長於染翰師法虞世南深造其妙詩才清俊名播於時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心覺源住虎丘時名德雅重郡人易恒詩有白雲尋老衲有約不須招句又有塘書記姚少師廣孝詩所謂聞道塘公似贊公一瓶一鉢寄山中者也天雨亦住山有聲王孟端帶為作畫秋水遠意并留題

敬修名德完  
吳釋傳卷



慈忍法師

劉鳳

慧光慈忍法師天泉和尚主教吳下垂五十年四方學者輻湊  
王公貴人學士大夫爭造法席師名俱字日章晚更號用拙常  
熟張氏子也十七祝髮東遊四明時我菴梁公住延慶石室瑛  
公居育王皆待以忘年既首衆報恩又為上天竺第一座出世  
住郡城永定教寺說法為慧光嗣遷崑山廣孝嘉定淨信洪武  
初善世院移文令住上天竺以高僧選留京師有旨就天界  
寺為衆說法聞者傾服 上數召入 禁中奏對稱允

覺曇

何喬遠

覺曇嘉定人祝髮崇明慈濟寺平生茹素未嘗妄語言未來事

歷有驗或卧於榻或有見其行市中人稱覺菩薩成化中五  
月五日跌坐化去月餘面如生肢體溫軟身久不壞舉若空衣  
然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蜀僧界澄柱瑞光拔思相宗研神攝論道振迦延機悟明穆近  
所見無能及者又有若自然無碍峻菴心航見空草皆自遠來  
萃盖有陶居士錢居士皆有大根器為之擅越故一代時教亦  
若頓起叢林若天宮雙塔虎丘雖不復向來亦時有人昨見一僧挽  
華氏云誰云待恩日翻失倚門人頗似能詩特一染跡詞翰多  
放蕩無檢故非僧所宜習也



人物志

張景

一清出家城中能仁菴授業德巖行法師得闕首宗旨著華嚴  
圓覺楞嚴楞伽諸經論

睿略字道權從聲九皋習天台觀不樂名相乃逃於禪遂衣衲  
山愚菴及公俾掌鑰秩解退歸

道澄字心印長洲人出家治平寺宣德間詔授右覺義住持  
大功德奉敕較藏典中禁年七十三示寂賜祭葬治平

方丈後

道宗

蔡懋德傳略

道宗常熟人住萬峰禪院景泰中詔修保國道場祥雲繚繞

降天際諭天順三年奏請醒思寺額

天際

馮翼續上

天際來自少林習拳棍推第一手嘉靖中勅賜金牌勦倭終

老靈巖嗣玉菴亦得其法盜至隨手皆斃能護持佛法

月潭和尚

張采

月潭和尚楊氏子出家五臺山受具足戒遊蜀邛夔山中最多  
隆慶辛未來姜奔州兄弟築室居之萬曆丙戌示寂奔州稱其  
不借三衣不強中食初得疾水飲五日絕水二日浴畢使誦無  
量壽佛經聽已坐化世壽一百十三僧臘九十八

蓮臺

劉鳳



蘇有生<sup>王</sup>蓮<sup>王</sup>臺素高道行惜早化去予往歲夏中一見於雍熙寺  
諄諄誨以進修無他語

月亭得法師塔銘

陸光祖

萬曆丁亥十一月余赴南司寇命月亭法師追送於錫山舟次  
言別意甚快<sup>二</sup>明年戊子正月余以請老未上留句曲而師訃  
音至矣為嗟嘆流涕者彌日其年七月二十四日弟子真芹等  
葬師於王村塔院之後月走留都徵余銘余雖不獲辭未暇應  
也今歲壬辰予告歸田師歿且葬已五年矣真芹輩復申前請  
遂誌師生平行槩而銘之云師諱明德號月亭以紹萬松禪師  
法又號千松俗姓周氏世為烏程縣人幼岐嶷不凡嘗隨父赴

西資佛會指畫像問曰是非僧耶父曰然遂求出家於雙林慶  
善菴年十六而祝髮初習瑜珈教比長慕大乘始參百川海禪  
師求出世旨道機不契徧參名宿備歷艱辛所遇多外道事具  
師所刻十地品發願文中於是益發憤厲志詣武林上竺哀籲  
大士祈值明師乃遇萬松禪師於中竺寺萬松問師來意師以  
禮普門對萬松豎一指曰汝去見了觀音來師言下頓有所省  
再拜求了生死之訣萬松授以攝心念佛法師遂受具足戒留  
侍左右朝夕參學凡十載一日閱楞嚴經至清淨本然云何忽  
生山河大地豁然悟入作偈呈萬松云楞嚴經內本無經觀百  
何須問姓名六月炎天炎似火冬天臘月冷如水萬松為印可



焉一日獨行山中遇虎師卓錫正立虎俛首避去時咸異之萬  
松既去復叅佛慧祇園和尚又六載堅持戒律博通群典道譽  
日彰嘉靖甲子講法華於報先寺會聽者常千人師忽念大事  
未明何暇為人作口耳伎倆乃子身登徑山凌霄峰結茅菴獨  
坐三載草衣木食苦行精求本來遂徹曰作偈曰千年翠竹萬  
年松葉一枝是祖風前岳高峰棲隱處無言果日普皆同偶  
閱華嚴有所未了忽感神僧於窓外指示又夢金獅入口經旨  
洞然四方禪侶接踵來叅師隨機響應問者無不迎刃而解遷  
傳衣菴講楞嚴一時名士大夫皆折節為方外交嗣遊天台山  
彼中緇素邪正混淆師為講華嚴等經化外道以千計講甫畢

堂內寶花徧生今扁為涌蓮堂云比歸南司寇韞菴吳公時為  
抗宇延師演法於靈隱僉憲東溟管君延師演法於天池像部  
觀願沈君延師住持圓證寺先是余延師講華嚴於秀水之東  
禪寺師樂其雅僻乃相與葺法雲堂以居迄今遂為師示寂之所  
矣師為人修幹玉立性度高簡伉直以道自重遇公卿未嘗降  
禮作卑諂態羣小或憎詬之百折不回驟與之言世故不越庸  
人耳及乎陞座握拂逞辯才宣佛號機鋒圓捷如倒峽懸河千  
古疑秘一時水釋蓋師之知見盡從妙明自得發揮非若義學  
講解拘文字間有識之士咸贊嘆希有師保護正法毅然不  
為身謀其寓天池日有豪貴挾妓遊僧寮師令眾逐之無所顧



憚世方宗事真武師以彼不過玄武之神主治一隅耳何至奔走天下若狂也我薄伽梵為天人師何不易彼事此耶往改像設而更廟貌性喜汲引後學而視外道如讐同衣有過譏彈不少借以故招忌者之口非有諸縉紳之為金湯幾不免矣師生於嘉靖十年辛卯元日歸寂於萬曆十六年正月十七日世壽五十有八僧臘四十有二所度弟子以百計其高足嗣法者曰真覺曰真界曰真願曰真澄暨真芹也惟師以苦行得見地以強毅任末法固法門龍象也余獲交師三十年所受教益非一期晚年相與修東林故事而師先化去誰為余作蓮邦指南車耶銘曰

維賢善首繼大揔持闡阿毘曇為人天師陵遲末教義學是資師起菰蘆勵志叅諮巖棲三載乃豁夙迷爰觀神僧且吸金獅慧命已續辨才縱恣大轉法輪導世金鏡涌蓮表瑞降虎策慕化伏外道狂瀾一限抗礼公鄉象法用維剛毅強忍威武不移我懷其人空門所希歸神兜率埋骨於茲與劫終始視此銘詞

蓮池

劉鳳

浙蓮池練師株宏姓沈氏故有家世道行聞遐邇人無不傾歲已丑春壽生僧永休累請始來昇壇說戒聽者雲集受羯磨庭下膜拜數通千人僧云受具與重受菩薩戒者亦不知其幾士女傾赴至不能容盡兩月晝夜不息日所供米至十石猶不給



且方歎而檀施壅閼相繼一時之盛歎未曾有所謂不可思議  
功德者夫余特三見之退想其標風立操孤遠夷亮真有道者  
今而有是人耶

勉公如幻禪師塔銘

郭正域

勉菴如幻禪師閩人也林氏子少為儒以事忤督學使者拂衣  
而出之廬山從辨榕和尚落髮時辨榕晦迹衆沙門中為常住  
斫柴幻亦斫柴後辨榕之京為國師幻從之京名起諸公卿間  
籍甚後散去之姑蘇南海楚蘄黃間所到說法從之者如雲萬  
曆歲己卯來九峰講涅槃經楚藩臬大夫往詢之時弟子有私  
賣田數畝為常住者以所置券請印於當道幻聞之曰非我法

也一夜遁去諸弟子莫知所之當道聞之益重幻戒律後甲申  
余宅先太夫人憂幻復來九峰講楞嚴經余以下地過九峰請  
見幻喜謂余曰前見公文似從智慧中來法器也勉之如所為  
文而已余進而言曰今之談宗者未讀經典先學機鋒未嚴戒  
律尤學圓通於是以致東畫西為逃遁之術以一唱一棒為解  
悟之境以貪淫嗔殺為菩提之種以奔謂攀附為慈悲之門禪  
有若乎故談禪而不苦於行者非禪也說宗而不依於教者非  
宗也度人而自心不死易嗔易喜妄附於有勢有力而謬言度  
人者不自度為度人也幻以余言為然幻生平無嗜好人有所  
施輒以施人每有所往手持一鉢肩擔一袈裟赤脚着麻鞋不



厭艱苦與人言上下龍藏五千餘卷如大海水不可竭又善談  
名理皇極經世性理諸書生平不見喜怒之色後一歲之廬山  
講法華經一日端坐示寂曰汝輩欲問我可之江夏問郭君諸  
弟子請偈幻曰浮生本無偈癡人迷夢宗虛空無面目、問  
虛空弟子曰靈骨可更之蘄乎幻曰受重娑婆苦無情極樂仙  
何須依舊影寂照滿三千言畢而逝時年五十有九而弟子性詮  
以遺命屬不佞為銘、曰

為儒者誰為僧者誰不有泥洹那有泥梨一瓢一笠海峰天涯  
為人說法徹破藩籬死也無偈生也無竒虛空無像面目垂、  
禪也為魔莫我敢尸呵佛罵祖削矩破規搖頭指手如顛如癡

勉公龍象妙湛無持從滅四大有四威儀嗚呼噫嘻談宗者誰  
說法者誰持戒者誰

雪梅并贊

釋欽義

其行詭其心銳其氣俠其言猖狂而神異莫知為誰之儔  
類

雪梅何自來教授長千里有時入娼房旋復泛綠蟻博戲合群  
兒鑿被加頸喜忽過姑蘇臺長歌入新市詭言縮入背移日不  
肯死揮毫能四韻談笑若無爾綺語與微言妙達如來旨自言  
平日親去、今夕止

右乃五師篇之本章五師者遍融守心肖巖寶陀及此雪梅



也。以有忽故<sup>過</sup>姑蘇臺語故錄存之。

僧無為 見竹窓隨筆

釋祿宏

吳江流慶菴無為能公。齒先予德先予出家先予。蚤歲遊蘇湖間與同堂坐禪。及予住雲棲公來受戒求列名弟子。予謝不允。則因請曰。昔普慧普賢二大菩薩尚求入匡廬蓮社。我何人斯。自絕佳會不得已。如董蘿石謂新建故事。許之以闕下。愚有古人風筆之以勸後進。

果清湛禪師傳

周宗建

師法名田湛。族姓范。果清其字也。世為楚蘄州人。父日文華。母李氏。師生而穎異。方卅歲即厭世。相從廬山黃龍寺。薙落舉止。

端靜異於凡僧。上座法堂心器之語之曰。如來大事因緣。非福德人不辨。汝其勉之。居無何為衆之。食於外暇。輒受持諸經。無懈而首楞嚴。則尤未嘗一畧。離也。時紫栢大師名震宇內。萬曆戊寅。紫栢過廬。與徹空和尚稱莫逆。師於空為法孫。命師為侍。紫栢指語空曰。此黃龍克家兒也。時師方二十有二。而志已決定。求最上一乘。他僧莫之測也。一日以諸方五味請於空。曰。鳥窠侍者以吹布毛得入。且道如何。是侍者悟處。師懷疑而行。歷事守心。東巖諸老。具有咨決。已東巖。謂大千大千者。少林上座也。師既至。刻意恭叩。如是三年。一日舉夾山船子話。有省。以偈呈解曰。一葉扁舟浪裡遊。釣絲牽動海天秋。蘭橈暮口誰



遭痛夾嶺雲山暗點頭千深契之遂授怕焉已復北遊從徧融  
聞法要益從紫栢叅印性相宗旨紫栢之門機鋒峻絕學人往  
往不敢措一語獨師互相印可不一納鑿當時稱入室者密藏  
與師為最上云時 慈聖太后方隆顯佛事師請於朝得賜法  
藏丁亥奉之而返黃龍癸巳師經桐城時師研心大道聲光蔚  
起一時衿紳檀信往 詣師皈依而最契者為吳客鄉先生兩  
家豎義互相送難師為提示宗要先生往 捨而從師嘗自恨  
見師晚也時歸宗塔寺漸就榛莽鬼墻以內僅一殿址為魯靈  
光會中丞公中子闡提復檄修社廡寺將盡沒師痛耶舍道場  
一旦淪廢即發弘誓以克復自任語於客鄉為作歸宗緣起曰

支謁紫栢於邨上紫栢故善太宰陸公 於佛法號金湯中丞  
則公猶子也因受公牘以往中丞為徙廡更加護焉諸所侵疆  
移時而復久之 神祖象建三藏法幢師復走關已亥獲寶甃  
而南汪大叅以虛為言當路各布金有差而邢孝廉來慈暨善  
信金虔吾者復增上之歸宗以是益飭號為中興是歲師留歸  
宗討藏函益臻博與庚子師復遊桐客鄉先生倡諸學人智圍  
迎焉一時問法之侶踵至雲集師提示心要各隨根器而南嶽  
止觀門慈恩規矩頌則尤於學者三致意焉自是談空之士爭  
各退舍避去且有捨故我而從者無何紫栢難作師感世相叅  
差足不踰闕者二載乙巳禮法蛇於徑山而吾邑諸檀聞師至



止咸生喜踊願得師而事之以合妙菴迎師，住菴者復三載  
諸聽法者黑白咸集頗極一時之盛而余以鈍根亦獲從師竊  
聞緒餘時師復念尊者錢塔未新因緣未竟未幾復返歸宗深  
悲弘誓期必究竟而止鳩工集材費且不貲師矢以身當之羣  
力且萃而師乃以疾視矣疾既篤願滑門弟子曰若曹大事未  
明能自恐怖如吾此時方云生死心切不爾麻木漢耳語畢遂  
命盡所蓄貲以充法供而師遂沐浴更衣趺坐而瞑憶師之初  
至今妙也建時隨諸兄輩從師問法師為剖示惟心之旨樞實  
復舉宗風宣暢有如霆轟轉丁未春還自京師寓讀菴之東南隔  
師一垣時，從師朝夕聞三觀十乘之要得未曾有而師更婆

心急切凡遇學人一知半解無不隨機而導示以便明而澹遠  
朗率推赤置人即村夫童孺無不可叩而即為蓋師教精嚴大  
率依於紫柏而稍夷為易近云乃皮相者率謂師於性相宗教  
博衍無二微欲短以一葦竟渡之義嗚呼是烏足以測師哉師  
疾革前一日輒自語曰五家綱宗悔不為人提破既瞑弟子輩復  
有所請師復張目瞪視不交一言惟擊牀一下復瞑嗚呼孰謂  
師不言之非真言哉師既示寂諸上首奉師遺命發金輪伏藏  
獲諸寶瓶得舍利升許種，相光具諸神異至汰沙而求者遺  
珠不一為震旦希有之遭謂非諸佛菩薩故顯此以表師之願  
力耶塔成之後復有松辨門敷作十三盞盤金輪之麓發獅子



吼者幾晝夜聲達隣郡又一大神異也師世壽五十有七法臘四十其弟子修觀修慈元聞最著慈聞時往來吳中勤行深解檀信歸之不減於師云論曰嘗聞之古德義學雖益多聞難禦生死故大悟者往，更衣入禪而後來拾空索影之士輒措<sup>借</sup>禪以藏虛解其於性相宗教茫乎未有聞焉湛師鉗錘末世忿外見之賊性其所著論要在從相入性從教入禪故其所得為精實而紫柏之傳為獨正此於吾儒宗派可稱曾思之學末後一指家珍盡撒嗚呼談佛法於末流若師者其真救世之大醫王也哉天啟甲子秋九月 賜進士出身福建道監察御史奉差巡按湖廣巡視光祿寺侍 經筵今守制吳郡周宗建謹撰

如奇

釋普文

如奇字寒灰姓方氏吳江人孝孺公之後早棄青衿出俗參承紫柏門墻步武上乘匪維慧命可謂末法之高照學人之指南也嘗與袁中郎先生為同聲之好酌酢還往不讓子瞻之與參寥也

徃山志載法侶

洞聞法乘禪師晚又號雪柏吳江人嘗登山頌古有雪柏語錄行於世後終於虞山之破山寺

寒灰如奇禪師先住寂照後寂蘇州瑞光寺仍塔徃山倡虞山瞿元初純仁捐貲刻西方合論標註行於世



鶴林大寂禪師嘉定人先結茆徑山後發匡廬歷五臺返杭州之蓮居叅究惟識有省常熟瞿元初王季和錢受之諸公請住藤溪日偶導廬山焉

法果

釋普文

法果字雪山姑蘇人以舞象之年入雲隱菴修瑜伽法及長悲悔遂棄去修出世法深有趨操可謂教中之傑出者不啻是也且能養父、老不能自給僦屋以養躬任薪水之勞歷二千年如一日以是人皆稱孝士君子無不望風慕焉後見世衰法微深自保護竟不獲展所抱而終有雪山草行世寂者曰公愁不挂眉嗔不入面慈愛之心油然而滿腹深究大乘鼓獅絃于浚谷

高操獨行展龍鉢於他山惜乎芳蘭易萎神駿先祖危峰天半氣色高寒送想金方抑何遼歎

慧浸

趙宦光序

慧浸號巢松長洲角直人幼出家雲隱菴二十詣雲棲受具究心大乘日背誦華嚴一帙大智自發博通經論嗣法雪浪洪恩嘗演闡首教觀人稱為巢玄談萬曆間住華山構講堂佛殿緇素咸趨後示寂貝葉齋年五十七

慧浸

釋普文

慧浸號巢松得度於吳門福田庵善講解多著述亦教中之尊宿世外之偉人耳近赴趙凡夫之招崇建佛事轉談塵於華山



通潤

釋普文

通潤字一雨姑蘇之洞庭人博綜外書長於講演律行清寒道  
譽隆重嘗與雪山為壘篋之好而內外學則難兄難弟云甬公  
蓋不惟為詞壇赤幟實堪法苑高幢而擔簦頂笠之士競趨清  
穆之風彼蕉芽敗種之徒盡落一味之雨後隱居于玄墓之鐵  
山有集行於世

一雨法師塔銘

錢謙益

師名通潤字一雨姓鄭氏蘇之洞庭山人見時晝夜啼哭抱入  
寺見佛或出門見僧即止嬉戲大樹下累博成塔指爪禮拜稍  
長辭家入長壽寺去氏削髮究心大乘經論旁通篆學宵祀大

士額墳起不休寺長老源公從雪浪大師講楞嚴於無錫以書  
招師曰此經奧義十師盡之買菜求益復何為乎源怒移書  
譙責乃往雪山果公巢松浸公同參於華藏寺南北講肆楞嚴  
則會法華則要如老塾師墨守兔園冊口耳之間傳遞而已浪  
師掃除注脚敷衍妙義頻呻咳唾光明熾然聞之如檣馬奔馳  
風濤日駭破除宿物得未曾有合掌涕洟向源首座懺悔向者  
得少為足以大海納牛迹中也浪師法道烜赫學人慕躋因熱  
輒思炷香分席為榮名利養之計師與雪巢天心執侍金陵之  
華山京口之焦山江山高秀雲水孤清侍浪師往來棲息歷十  
餘夏相依如形影懋老聞而嘆曰好學人吾兄一網打盡矣大



師遷化雪公亦歿師友淪亡灰心埋好以傳燈續命為計置鉢於虞山北秋水庵將終老焉已而應天界之請休夏於斷臂崖睡覺聞遠寺鐘聲如殷勤啟請賦詩曰豈謂帝城虛講席却將唇舌累知音自此遂慨然出世與漫公分路揚鑣大弘雪浪之道諸方皆曰巢師講兩師注巢兩二法師雪浪之分身也師每慨法相一宗玄奘傳之西域自賢首清涼唱華嚴實發因於唯識龍藏具在教海方新時節因緣其在斯乎先有此論標篆藏棄篋衍王翰林字泰求之靳而弗與翰林購得副本箋為旁注如西明圓測隱形盜聽以敵窺基其為法良苦矣師乃復殫精搜緝作為集解積十年而削藁首披宗鏡斬關抽鑰遍探楞伽

溪叢等經瑜珈顯揚廣百雜集俱舍因明等論及大經疏鈔與此論相應者靡不疏通證明昔者纂鈔盛行草流首伏以謂基師正始太陽忠也亭街龍燭求之今日慈恩中興庶幾當之大師嗣雪浪出世說法利生者十有六年講法華楞嚴楞伽華嚴玄談唯識者十五座初從雪浪於金山衣不掩前履不納足臨江喚渡囊無一錢自視泊如也卜居錢山為受禪師故庵而太湖負西磧眠雲卧月絕影人間者五載除夕自斧枯樹罩火煨芋高足弟子夾坐賦詩雪消門啟人廷宛然則發春已十餘日矣日過經二十紙工首白請少減師呵之曰汝看我甕中米多少其精嚴孤詣皆此類也師狀貌古朴風規閑雅方內名士如



程孟陽李長蘅邵茂齋鍾伯敬文，起姚孟長周景文趙允夫  
朱白民撫塵希風樂與遊處嘗自誓生世居學地與士大夫相  
見人言師有三有一無三能耐一不能耐有德有言有情理然  
無目緣耐學耐窮耐交遊然不耐俗此可以知師矣師自稱二  
楞主人改鍊山為二楞菴於此疏嚴伽二經故移住華山天啟  
四年六月朔衆護法迎師住中峯至九月望日請諸護法出一  
紙示皆囑累語交門人唯觀主持院事遂以示寂十八日也世  
壽六十僧臘四十六崇禎元年冬薨全身於中峯者法子明河  
讀徹也注經二十餘種約法性則有法華大欵楞嚴楞伽合轍  
圓覺近釋維摩直疏思益梵天直疏金剛經心經解梵網經初

釋起信續疏琉璃品杜妄說辨謬若干卷的法相則有唯識集  
解所緣論論釋法苑因明集釋三支比量六離合釋若干卷  
雜述則有漆園逸響易經標義開示語一卷師歿後河徹二公  
繼師之席弘法吳中而繼師主中峰者徹公也實來請銘，曰  
師之說法弘演三車金山粥鼓金陵雨花秋水鍊山師之習住  
古木十章梅花萬樹華山別院中峰古坎經傳雪浪論續慈息  
如吳舍桃舍利二七毫端塚中涌現則一

汰如法師塔銘

錢謙益

賢首之宗弘於雪浪其後為巢兩為蒼汰皆於吳中次補說法  
餅錫所至在華山中峯兩山雲嵐交接梵唄相聞四公法門家



嫡如兩鼻孔同出一氣但有左右耳巢兩遷謝蒼冰與予法乳  
之契益深而汰復以崇禎十三年十月四日順世而去於是  
蒼雪徹公作為行略而請余銘其銘曰汰如法師明河號高松  
道者揚之通州人姓陳氏母夢道人子法華一卷來求食而生  
師年十餘歲善病父母送州之東寺依一天長老剃度寺習瑜  
伽師究心大乘方等諸經兼工詞翰年十九腰包行脚遍參諸  
方見一雨潤公如子得母不復捨離隨師住錢山繼師住中峰  
既而說法於杭之皋亭吳之華山白門之長干寺藏海演迤詞  
峰迥秀遮焰圓融道俗交攝識者以為真雪浪之元孫也從工  
諸師未講大鈔蒼汰二師有互宣之約師首唱一期群鶴遠空

飛鳴圍繞訂來春為三期與蒼踐更未絕示寂怡然化去惟自  
念言心不知法之不知心誰為作者亦誰受者直如談倦欲眠  
聲息漸微耳世壽五十三僧臘三十餘夏遺言建塔於中峰所  
著有華嚴十門眼法華楞伽圓覺解又著高僧傳二十四卷付  
囑其弟子較刻流通徹公之論曰舉世求一悟人不可得其惟  
解人乎悟解之在人如水之於味響之於聲解豈有乎悟豈無  
乎舍甲認乙遂有多名迴面一呼應聲立至解有先乎悟有後  
乎師嘗云念佛人一意西向參禪人只向南詢置東北兩方於  
無用之地又自言不通禪不習教無位於法門亦不知無位真  
人為何義解乎悟乎吾安識其處字之所際哉又曰師事福緣



未能如古人亦未可真今之不教不禪欺世盜名者比嗚呼知  
汰莫如蒼信法門之益友矣銘曰  
雪浪如龍蟠拏教宗支分蜿蜒化為高松孤塔亭坐斷中峯  
剝海涉入帝網重然則師之說法固未嘗止而大鈔之講律  
其可以為未終乎

性祇

申用懋略傳

性祇字茂林號力果長興人年十七捨身彌陀古院日課諸經  
更修苦行躬歷畎畝背焦踵爛無惰如是十餘年泰雲樓和尚  
再詣天台聞師受具戒而傳衣於靈谷稟師承博貫諸宗年踰  
四十行超百八丈欲登峰睇遠乃復卓錫江西雲居閱藏尋居

吳之報國寺主持方丈律已精究而接物和坦登壇宣教說戒  
度人策勤倍警住寺二十五年規儀嚴整朔復寺宇為南城叢  
林之冠至瓢杖雲集菜羹糲飯不先衆而餐香積之供不乞募  
而航輸轂運若夫指引開導惟修淨土為本乙亥冬扶病往彌  
陀菴講蓮華經預知大漸至徑山掃塔還晤聞師臨歧舉手云  
君在青山住我向白雲歸至期引幡在手高聲稱佛而化

寒山菴二尼

王整震澤編

葉氏東洞庭人幼納周聘周子無行葉泣曰忍以此身自汙耶  
誓死不與成禮久之周子死父母欲改適又泣曰忍以一身許  
二姓耶欲引決父母憐之乃祝髮為尼又賀氏聘於張將成禮



夫卒賀曰吾已心記之不可不成禮遂服衰麻以往撫棺慟哭  
持喪三年畢亦為尼與葉氏並居寒山菴二人自力衣食戒行  
凜然年並八十餘而卒

### 廣覺

釋祿宏

沙彌尼廣覺直隸崇明縣龔氏女父一夔別號夢萱鄉之碩德君  
子也母施氏生覺於萬曆己卯甫年十二不茹葷從妹廣曜者  
相與習經咒朝夕禮佛唯謹自誓貞不字父母諸宗人難之多  
方勸諭不能奪二十八弟染明年偕其妹隨仲父至菴先是夢  
萱公語及孝義菴之勝覺遂大喜躍遂委身依止焉曩覺之在  
室也事父母如事師建其出家也事孝義菴主如事父母精持

梵行純一不雜遠通瞻慕崇明之人因而感化發心者不可數  
計然稟質孱弱刻心苦躬勞不自惜俄得疾久之却醫藥一心  
待盡夢萱公聞女病偕母來省則曰吾昔落髮於尼師不愜吾  
願乃特蓄周羅而告予曰最後一結惟師斷之佛制也予允諾  
自是無他語氣懾之不絕如絃忽起正面趺坐曰願見菴主菴  
主至合掌稱謝言別次為設蒲陀接引尊像則怡然現咲凝目  
諦觀合掌歸命已而索水盥手着新淨衣持數珠端身對佛如  
入禪定侍疾者慮或傾仆以二枕將左右掖之揮手云無用此  
衆環繞助念復揮手云吾自有主在毋勞衆也跏趺不動凡二  
晝夜有奇微聲念咒畢漸盡泊然而逝時萬曆辛亥二月七日



出家六夏世壽三

殊宏曰覺疾甚諸因覺發心者疑貳欲退日奈何事佛而不壽  
有解之者直以回仁且天閑乎昔緣覺獨曰吾方以速脫娑婆  
生淨土為大幸奚取於長年嗟乎人居塵世如困狴犴早釋而  
得歸與久羈而不返其苦樂何如智者了為非凡愚所知也覺  
以女子身卓然具如是知見況臨行後偉赫夾風動頑懦雖耆  
英宿德胡以加此假令真獲期願而不聞道壽亦何補諸發心  
者當歡喜感嘆轉增修進矣因次其始末以為紀賢<sup>首</sup>考





